



832587

黃忠節公

全集

嘉定學尊
經閣藏板



道光甲辰孟秋補刊

邑後學秦汝卓謹書

黃陶菴先生重刻全集序

昔人謂東漢人尚氣節唐宋人重文章然讀顏清臣文履善謝疊山方遜志諸公遺篇嘆其撐雷坼電爛然與日月爭光而致命遂志臨大節而不可奪又如足洵乎間世偉人節義與文章未嘗不合也若陶菴先生者真

王序

一

其人矣先生鍾日星川嶽之英肩天網地維之任釋褐僅逾年城破之日與難弟偉恭先生同縊於城西僧舍其事載於明史及先生門人侯掌亭行狀其詩文亦詳於錢牧齋吳梅邨朱竹垞陸稼書諸先生序中憶余髮未燥時稍知辨聲韻即雜誦先生詩

及散體諸篇愛慕不忍釋手嘗與同
學論詩文各有派別即如滕國初吳
中則宗高青邱袁海叟浙東則宗劉
青田王烏傷他如林子羽之於閩劉
子高之於豫章孫仲衍之於粵各樹
標幟承學者類有依歸而吾嚳則師
法最正故其詩渾古蒼鬱高者似少

王序

二

陵次亦在隨州東坡之間自唐李婁
程四先生而外繼起者惟陶菴先生
一人牧齋嘗謂嘉定多讀書嗜古之
士而推挹陶菴先生不置口至其古
文出入唐宋八家而尤以荆川震川
為圭臬不為偽體所靡也吾輩生先
生後辨香有在不學先生而誰學哉

顧自先生沒後全稿散佚雖一刺於
國初而未全後及門陸翼王徵君
侯秬園掌亭昆季張方瓢諸公蒐輯
校勘付梓而板今藏於槎溪陸氏未
獲風行會溧水澹泉陶君來司教寶
山深惜先生之集當公諸海內使後
學家有其書非重付剞劂不可於是

王序

三

邑之紳士欣然竭數月之力凡題跋
劄記隻字剝墨悉補緝無遺更益以
前集未刻之自鑑錄鳩工開雕將不
日而潰於成陶君以余卒業於茲集
者有年郵寄京師屬為之序余惟先
生之文實先生之正氣聚鬱結而
成者也積之深而後發則渾淪磅礴

充塞宇宙而不可遏將與唐宋死事
諸君子之遺編後先輝映所謂節義
文章全備於一身而流傳於千百世
者也雖殘編斷簡得之如碎金片玉
而不肖棄况茲集蒐討之宏富而繕
寫之精良如是耶余不敢序先生之
集而深嘉陶君之能集其大全也因

王序

四

書其梗槩如此時乾隆辛巳夏四月
後學王鳴盛謹撰



重刻黃陶菴先生全集序

從來君子立言貴乎言與行合未
可徒工於言祇自命為文人也蓋
其發之乎言者一奔乎平日讀書
窮理之功初不必艱深其旨塗澤
至辭而析天人明倫紀和平通達
之中使人可愛可敬而知為正人
君子故際時之常則輔君澤民而
沈序

一

蕙善天下適時之變則致命遂志
而不惜一身宋之文山文公明之心學
方以讀其書即可知為志士仁人也
乃堪占二公爭光日月者斯推陶菴
黃先生先生接瀟洛薪傳羽翼
經傳辨晰史書凡於人材邪正政
事得失一奉至公之心嘗著吾師
錄以律身作自監錄以省過觀其

上王登水答柴集勲書而知心性之
學觀其科舉論君道吏治榮而知
經濟之學至其立身授命之大節
見於寄弟偉恭書云人不為數千
年一人而必敬為三季一人殊不可解
何至見之真也見於答侯雲俱兄
弟書云身無濟世安民之才亦無
全駢保妻子之志當善晦十年至
沈序

二

舍我至誰而後出何其善之純也
至見之韻語者如寄弟詩聖人歎
井中心吏諸什皆一以忠義哀傷
自許故一聞國破君亡而泣寤赴義
如飢渴之赴飲食寒暑之服裘葛
也斯豈計無復之慷慨決命於一時
者可等量而並觀也哉或者謂先
生境地視文方之異文公身執朝

綱方之位為文學博士先生未食升
斗之祿蹈海入山保全軀命誰復議
至非者不知先生於進退出處之
幾禍福死生之介素省定議使
生當開國之初自孤以文章黼黻
皇猷與睿同文宗景濂諸公為一
代典型生當熹廟之際自孤直諫
盡忠與東母六君子填尸犴狴乃
沈序

三

運丁陽九通籍陞遲業已解褐即
同兒字集中所記出身之士矜許
踪之也殉節至系者安肯隱忍
苟完讓楊維斗劉公旦諸先生含
策地下耶先生遺集綴輯於陸翼
王侯研徑兩先生茲因急版漫德
且漏略尚多陶廣文澹泉與寶山
同學諸生廣為搜討補苴未備細

加編次以俾偉恭先生訪鳩工重刊以
慰天下顛見之思扁予為序嗚呼
先生忠義大節不待文而傳然有
文而世知先生所行皆先生所言
儒者讀去窮理固非宏語而先
生之忠義大節益彰明於天壤
况當兵燹劫灰之後又歷百二十
年而先生訪其文書出之可知造
沈序

四

物之於志士仁人其苦心多不可
泯沒者矣

乾隆辛巳孟秋長洲後學沈澹潛
謹序



原序

黃陶菴先生死忠之五年其門人陸翼王收其遺文得所論著百餘篇屬予爲之序嗚呼陶菴之文止於此而已乎當其城陷引決投筆絕命搯吭而死翼王訪求搜購於流離煨燼之中遺編斷爛什不一存此可爲流涕歎息者也陶菴深沉好書於學無所不闕居常獨坐一室不交當世遷固以下諸史朱黃鈞貫略皆上口其於攷據得失訓詁異同在諸儒不能通其條要陶菴頓五指而數之首尾通涉銖兩歷然雖起古人面與之讐問莫能難也其爲人清剛簡貴言規行矩蚤有得於濂雒之傳嘗謂人曰吾比來

陶菴全集

原序

爲文初無所長然皆折衷大道稱心而立言質之於古驗之於今其不合於理者亦已少矣此其一生讀書之大略也當先皇帝初年海內方鄉古學一二通人儒者將以表章六經脩明先王之道爲務迺曲學詭行則又起而乘之依光揚聲互相題拂剽取一切堅僻之辭以欺當時而誤流俗論者不察乃比其始事者同類而訾之噫此亦不思之甚矣世之降也先王之教化旣熄法度旣亡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糝謬雜糅蟠戾於天下雖有高世之君子欲整齊而分別之其道無繇惟夫忠孝大節皆出於醇正博洽之儒其似是而非者不一見焉然後天下後世瞭然

知異學之當誅而大雅之可尚以觀我陶菴非其人耶陶菴爲諸生二十年與其弟偉恭其徒侯幾道雲俱其友夏啟霖輩晝夜講性命之學晚而後遇不肯就官城破之日師友兄弟同日併命今其書雖不全使讀之者愼然想見其爲人益足以徵於今而信於後無疑矣翼王以五年之力掇輯散亡其功於斯道不細固不專爲陶菴已也吾故表而出之俾後之人知所習焉己丑秋九月太倉社弟吳偉業題於梅村舊學菴

嘉定黃陶菴先生諱淳耀字蘊生舉崇禎癸未進士卓然爲命世直儒抗節致命乙酉之難聞者皆斂色正容以爲

陶菴全集

原序

二

今之顏清臣文履善歿後十餘年而其徒侯子元泓作爲行狀文直事核無愧良史陸子元輔張子懿實侯子元泓張子瑄輩相與排纘遺文錄爲全集諸子以陶菴於余有知己之言屬爲其序余頃者屏居江村追念平生師友輯高陽孫文正公吉水李忠文公之文手自撰次以示來者又得陶菴之集而卒業焉乃喟然而歎曰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余於此三君子者旣得而師之友之矣請因其文以知其爲人高陽之爲人奇偉沉塞如高山深林龍虎蟠伏噓雲吸風變化莫測是故盤紆隱深彌望儻莽重巖增起波瀾灑滌使人可仰不可跂者高陽

之文也吉水之為人莊嚴易直如苞鳳角磨不鷲不搏音
中鐘律行應規矩是故正色讜言指事陳理如藥應病如
坊止水使人可用而不可狎者吉水之文也陶菴之為人
清真高簡如圭瓚黃流不雜瓦缶水壺玉衡宜懸清秋是
故懍懍懷霜耿耿臨雲懸靚衆清朱絃三歎使人可愛而
不可求者陶菴之文也有志於尚友者讀三君子之文而
知其鬚眉如在警欬不遠弔碧血於同時激丹心於終古
其亦可以無憾矣乎嗚呼賢人君子其身既與社稷終始
而其文章則與鬼神護呵側出於劫灰煨燼之餘然吾循
覽其文志意發越元氣鬱盤求其彫傷殄瘁之象而不可

陶菴全集

原序

三

得也既而歌陶菴之詩出風入雅含宮咀商有鶴鳴沔水
殷勤諷諫之志而無大東正月哀思焦殺之詞亂世之音
無之而況於亡國乎古之善琴者秋而叩角則溫風徐迴
草木發榮冬而叩徵則陽光熾烈堅冰立散當斯時也而
賢人君子之文無恙比律協呂激爽鐘而發蕤賓造化其
能舍諸吾竊疑卜子夏之論詩與孟子之論世殆至于今
而有驗有不驗也余老學菴忘撫卷而茫然自失陶菴之
徒郵傳其師之緒言於天人之際審矣故推言之以發其
端如以文而已矣陶菴固不待文而顯而其文亦不待序
而傳序雖不作可也庚子冬十月

陶菴先生之文一序於婁東再序於虞山自虞山之序出
宜其人於高陽吉水之間若三精之麗天殆猶季子陳樂
所謂觀止矣茂以加矣然陶菴所以爲文者即於人而得
之虞山猶有引而未發者乎世之論文者皆知剽販塗澤
之爲病不知子雲之法言猶剽販也元和之雅頌猶塗澤
也爲其離文與人而二之也昔宋景濂譏退之經訓舊畬
之說以爲學經而止爲文章之本陋之乎學經矣誠哉是
言千古文人能免斯陋者有幾若陶菴斯可謂能學經也
矣陶菴生於有明之季其時慕功名者溺於富貴工藝文
者汨於詞章不復明聖賢之學昧於利義之辨陶菴屹立

陶菴全集

原序

四

於狂瀾之表即所爲帖括皆粹然儒者之言况所謂詩古
文乎此合文與人而一之者也故其原本經術貫史學
可與景濂相匹而天資清灑脫略塵穢曠然寵辱之外又
有陳公甫之風是以論其學問詩文在潛溪白沙之間若
夫涵養完粹即當致命遂志之時不異春風沂水之境此
其內外澄澈惟侯子研德作狀能言其人與文之所以然
蓋研德爲陶菴入室弟子其學問指授得之有自故能表
裏綜括虞山稱其文直事核無愧良史殆有以也惜研德
遽逝安得有與立夫其人者序滄海遺錄使研德之文同
龔聖予之傳文陸二公並垂不朽乎窮老如予方退耕荒

浦雖陶菴有子能讀父書然貧不自振羈余甥館採相養
母瘠子羸妻斃馬一室又遑問前人所著之書乎今陶菴
遺文摭摭編輯者始於陸子翼王而研德實贊之顧初刻
未竟又二十年而張子德符復買產以竣之若其始終維
護卒使成於及門之手則侯子記原之心有獨苦者惟余
知之於戲青簡雖新化血已碧記原猶謂景瀛為吳立夫
門人以淵穎謚其師今陶菴之學實同景瀛而夫子之門
曾不得以景瀛之事其師者事夫子乎考諸謚法清白守
節曰貞道德博聞曰文夫子實無忝焉遂與張陸諸子告
謚貞文余不禁慨然太息慨自東京故家文獻彫零三十
餘年琬琰奚寄今陶菴既得哀刻其文復有狀以詳其行
謚以節其惠師生存沒於焉無負眎世之依附門牆生榮
則親歿則已焉者又何如也書成謹識數言附錄吳兩公
之後時康熙丙辰春二月晦日同邑年弟蘇淵拜撰

予自束髮受書即讀陶菴先生之文見其精深純粹高者
可以羽翼經傳下者可以凌轢韓歐心竊慕之以爲是何
如人而其文之超軼絕倫如此及聞先生從容就義慨然
太息謂先生於死生之際不苟如此志與日月爭光而行
與天地同久宜其發為文章精純超絕協金石而中宣
也既又思之自變故以來平日談忠孝講仁義之仗臨利

害而喪其所守者何可勝數而先生獨毅然不變人之所
隱忍徘徊而不能決者先生視之若渴飲饑食之不容已
夏葛冬裘之一定而不待擬議也此豈可以強至而卒辦
哉蓋其所積者厚而所養者深矣及待罪先生之鄉見其
遺老訪問先生之平生則羣以為先生平日孝友忠信取
與不苟泊然於富貴而發憤於正學孜孜矻矻惟以聖賢
為己任而世俗之塵埃不足以入之嗚呼此其所以能臨
利害而不變也歟自世教之衰士不知以廉隅自飭謂正
學為迂濶謂功利為不可已遇小利害則攘臂而起蠅聚
蟻逐無所復顧平日之志氣如此欲其臨大節而不可奪

陶菴全集

原序

六

豈不難哉由是發為文章不入於卑陋則病於雜駁雖欲
彌縫潤色自附前賢如寔人之裝為富貴非其所有張皇
支吾百病俱見無恠也故子以為先生之文本乎行先生
之行所以能卓犖於臨變者本於平日之養士苟能以先
生之養為養自然險夷如一履變則為歲寒之松柏處盛
則為高崗之鳴鳳皆是物也區區文章之焜耀何足道耶
不然雖文如先生猶不足貴也而况乎其必不能哉因先
上之門人哀集遺文以傳而為之推論其本俾世之學先
士者知所取則焉當湖陸龍其撰

原序 補載

君子之學一於誠而已以之治心而心正以之決事而事無可疑察乎幾微禍福之萌信諸進退出處死生之際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夫惟誠立乎中斯毅然有不可奪之節蒙難不失其正順道而死蓋雖圭璧析於前而不顧刀鋸鼎鑊懲於後而視之若無物也齊之虞人招以旌不往孔子取之孟氏以爲枉已未有能直人者則聖人之所守可知已接淅而去齊不稅冕而去魯是豈肯應公山不狃佛肸之召者故曰可以止則止可以處而處孔子也顧後世躁進若揚雄之徒每援聖人以自文其過其進也

陶菴全集

原序

七

不以禮其祿也非其道幾微禍福之不明進退出處死生之未能信善道之謂何無他誠未立於中宜所守之易奪矣嘉定黃先生諱淳耀字蘊生別字陶菴平居講聖賢之學躬行而不倦崇禎十六年秋賜進士出身未授官歸越二年殉難以死同里門人陸元輔輯其詩若干卷雕刻行之又搜其遺文僅四十餘首藏之笥元輔請彙尊序受而讀之其言和以舒其析理也審以辨其援據經史博而不誣所謂脩辭立其誠者非與於是先生之沒三十年矣誦其文恍若覲其容而聆其警欬信夫有道之言之入人深也嗚呼以先生大節如彼其學業文章又如此宜其於人

少可而多怪今觀集中論學書絕去儒者黨同伐異之習
是尤恒人之所難能也講學莫盛於宋然汴京臨安之陷
道學諸臣以身殉國者不數見至於明死靖難則有若方
公孝孺死闖禍則有若高公攀龍而山陰劉公宗周漳浦
黃公道周與先生後先自靖咸以道學兼忠節即宋儒有
未逮焉而元輔以兵戈俶擾之餘能集其師之遺文俾無
失墜亦可謂篤信之君子已秀水朱彞尊錫鬯譔

陶菴全集

原序

八

明史儒林傳

黃淳耀字蘊生嘉定人爲諸生時深疾科舉文浮靡淫麗乃原本六經一出以典雅名士爭務聲利獨澹漠自甘不事徵逐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歸益研經籍緼袍糲食蕭然一室京師陷福王立南都諸進士悉授官淳耀獨不赴選及南都亡嘉定亦破愾然太息偕弟淵耀入僧舍將自盡僧曰公未服官可無死淳耀曰城亡與亡豈以出處貳心乃索筆書曰弘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進士黃淳耀自裁於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遂與淵耀相對縊

陶菴文集

傳

死年四十有一淳耀弱冠即著自監錄知過錄有志聖賢之學後爲日歷書之所爲夜必書之凡語言得失念慮純雜無不備識用自省改晚而充養和粹造詣益深所作詩古文悉軌先正卓然名家有陶菴集十五卷其門人私諡之曰貞文淵耀字偉恭諸生好學敦行如其兄舍深自盡

一室京師陷福王立南都諸進士悉授官淳耀不赴選及南都亡嘉定亦破愾然太息偕弟淵耀入僧舍將自盡僧曰公未服官可無死淳耀曰城亡與亡豈以出處貳心乃索筆書曰弘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進士黃淳耀自裁於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遂與淵耀相對縊

陶菴全集

行狀

進士黃先生淳耀與其弟諸生淵耀同日死嘉定之難時乙酉七月四日也後七日里人收先生兄弟之屍殯之於死所謂西城僧舍也又三年戊子先生之尊人蔡先生於守信鄉之某阡又四年辛卯其及門相與謀曰先生以道德文章挺生混濁至國亡君寘奮起功名致命戎旅而終之以節義蓋一代完人也藐諸孤屬在襁褓自非門人小子載筆以狀公事學者其何以誦法百世其何以考信乃謬以屬元泓遂次其略為狀謹按先生諱淳耀字蘊生

陶菴全集

行狀

號陶菴嘉定人生而穎朗二歲能辨八書就塾授經宛如夙記自能言至成童不習玩弄醇然如長德大人夜篝火讀書父母竊憂其弱疾先生微覘覺之乃夜輟燭伺父母寢息更從鄰舍兒乞火危坐默識嘗逮戊夜晨候寢門亦無倦色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前後小試凡冠軍二十四先是先文節兄弟與馬文忠世奇等以文章鳴江左里中後進多所推挹及一見先生文則曰此人才識吾不逮也先生遂兄事文節由是一時物望若張庶常溥夏考功允彞楊孝廉廷樞莫不側席願交先生先生泊然如不屑也隱居授徒溥湛諸生二十餘年穿穴經傳綜核性理為文務

醇正推明濂洛關閩之旨崇禎之季文體替亂險譎淫豔
競名其家先生深嫉之後進輕薄詆其學爲不適時用先
生自信益堅酒酣歌呼牢落惋歎所與偕者惟先文節與
及門二三子而已年垂強仕不售乃與唐聖舉昌全夏啟
霖雲蛟陳義扶俶陸翼王元輔弟偉恭淵耀及泓兄弟等
爲直言社自先生弱冠即著自監錄知過錄後更爲日歷
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倣古趙清獻宇文諒遺意如是省克
數歲不輟至是與諸子殫究心學砥礪躬行觀摩策發其
教浸廣壬午嘗語及門曰利祿之關予自反已過之親老
祚薄勉一再應自此南山之南誓不入棘闈矣榜發竟魁

陶菴全集

行狀

二

其房藏藁既出天下翕然推先生爲一科冠癸未中進士
第出周太史鳳翔門下廷試二甲出身是時名都再隳兩
河如沸京師達官尚趨勢狂鴛會館選請屬公行先生蕭
然京邸晏坐朗吟恥不肯預時或迂之按釋褐後寄偉恭
詩六百餘言又寄書數百言見集中未幾蹇驢輕裝子然
南歸歸而杜門隘巷敝廬布袍疏歡與直言社諸子磨礪
探索日攷月稽久之積疑忽開豁然自得人莫測也弘光
初竟不謁選乙酉五月南都陷安撫使至吳士大夫競削
手版求見紆禍先生與先納言共誓行遜時嘉定鄉兵起
紳士分門而守守十餘日城陷師薄東圍而上時先生守

西門從者四人掖先生遁先生正色曰爾輩不識事勢未
有城破而城外猶得幸免者也偉恭在旁見從者持先生
急大言曰阿兄主意湏定攜手入僧舍閉門拒從者從者
排戶入求出不已先生曰吾意素定豈汝輩哀祈能驟易
乎偉恭曰汝輩不去為之行齋邪出袖中遺金投之曰爾
速去同死無益從者慟哭而去僧無等與先生兄弟為方
外交問曰君雖進士猶未授職可以無死先生曰城亡與
亡是儒家本分事出身之士猶許嫁之女夫死殉節亦其
所也今某托上人之蔭死此乾淨地於心足矣軍聲益迫
偉恭曰此其時矣先生遂索紙書略曰進士某於某年月

陶菴全集

行狀

三

日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
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凡數十言
不盡錄書畢與偉恭同縊焉時年四十一同日先通政以
水死唐昌全家幾道雲俱以兵死張孝廉錫眉以縊死龔
孝廉用圓兄弟亦以水死夏雲蛟自縊不絕復以兵死其
他伏節者不可勝數嗟乎自中夏變革而士大夫下者惕
於利害容頭屈膝中者不恤事勢冀非常之福以為民禍
上者以一死自成其名唯先生確然知事勢之不足為而
大義之不可沒因人心之公盡一命之責視成敗如幻影
歷死生如適然震遽迫猝宛然考死暴屍七晝夜同殉者

蛆蟲穿漏膏血訖潰獨先生之眉須儵然肉骨不敗里中
仗義子弟與無等收而殯之亦莫得其主名也嗚呼讀書
學道之效固如是哉先生為人體貌魁秀儀止率直冠裳
在身飄然若寄始而夷簡深穆訾笑有度末而充養和粹
德機洋洋吟風弄月無得而形容也天性純孝居母憂毀
瘠骨立蔬食終其喪庶母操楝曲盡愉婉敞箱故簾不私
畜一錢館穀所入盡以上其尊人誠心慇懃善處人骨肉
之間凶人僉夫遇之輒格待其弟偉恭義漁師友恤愛純
至綜其為又有嚴有不庫不抗忠孝天真表裏洞燭蟬
蛻濁穢終始矜然不改趣於榮名不叅功於雜霸無道學

陶菴全集

行狀

四

拘牽之態而有其躬行無門牆標榜之風而有其特立如
良玉純金孺子婦人能名其實也讀書務求根本每閱一
編首尾穿貫涵濡咀嚙成誦若流時或銜杯劇論縱橫指
掌引繩批根四坐屈尊言文力追大雅祖左史而宗韓歐
於明則以國初四大家唐荆川歸震川為則王李鍾譚心
弗是也尤愛陶杜詩會其微妙寓海虞錢氏作和陶詩詞
家以為神似今哀詩文集若干卷詩劄二卷史記質疑四
卷語錄二卷吾師錄一卷末年詩文若不經意平淡春容
餘思滿衍文如其人所謂醇乎醇者也先生高祖野堂庠
生妣 氏曾祖諱發蚤卒妣夏氏守節八十四歲卒祖諱

陶菴記略

礪城黃陶菴先生為諸生時即深究性命之學晚年始達以國事日非不肯出就官乙酉城破投筆慷慨抗吭而死陸翼王元輔即先生門人也以博學鴻儒召試恍惚間先生入夢大書碧血二字示之

鈕玉樵燕觚

黃陶菴先生少有盛名館於同里侯氏以道義相切劘虞山錢宗伯有一子名孫愛甫成童欲延師教之而難其入商之程孟陽孟陽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黃蘊生奇士也與同里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輕致公雅與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幣遣門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

陶菴全集

記略

見侯道宗伯指侯力為勸駕黃意不悅強而後可遂與李偕至宗伯待以殊禮居浹月孟陽出海棠小箋示黃黃詢唱者為誰孟陽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子於帖括之暇試點筆焉陶菴變色曰添居師席可與小君唱和乎孟陽曰此何傷我已偕諸君子和之矣陶菴曰先生者年碩德與主人為老友固可無嫌諸君子亦非下帷於此者若淳耀則斷不可孟陽慚退先是曾館某撫軍幕府有邑令聞先生任在署囊數百金賂先生父令致書俾為之左右先生復父書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義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尚何以養父乎其自命剛正如此忠孝

大節豈臨時激於意氣者所能乎

見玉樵吳軼上二條朱桓輓袁採輓

侯壽承燾曰先生始至拂水山莊錢氏下榻衾縵皆用錦綺先生不肯卧曰吾父母皆布被吾何忍用此其家人易以布乃已

陸翼王元輔曰先生以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

過

見陸清獻年譜

甲申鼎革後先生兄弟志在殉國一日偉恭先生自外入見幼弟戲於庭撫其首泣曰六郎汝豎子何無知國事至此汝大兄必死節兄死我不忍獨生汝將來不知流落何所尚爾嬉笑耶

陶菴全集

記略

二

先生嘗云吾身如匹練不可使墨汗稍汙

甲申夏錢受之自金陵招先生先生謝不可及受之晉秩宗伯先生奉父命致賀貽妻子柔書開視之則歸去來辭也受之

乙酉八月

王師下松江夏考功瑗公赴池水死未死時

有袁先生詩曰黃子不偶生大雅寡諧俗羽儀乍高翥結綬匪所欲黃雲暗蒼梧北風號大陸烽火滿吳關下邑勢彌蹙緬彼二三子登陴自躑躅城郢既已乖號秦又誰告處死良獨難苟生何能淑吁嗟烈士心伯仲互相勗威鳳既在羅恥與凡禽逐未知歿者悲但見存者辱存歿兩茫

茫思君不可贖

見明詩統

朱竹垞檢討靜志居詩話陶菴精於書義融會九經諸史
審擇而出之當崇禎之季方以駢麗相尚不知者以爲陳
言予叔父芾園先生獨賞心擊節盡以其稿授予讀之久
之而漸有稱焉者如雅頌得所樂有堂上堂下之分詩亦
堅厚無懦響由不惑於楚人之咻然也

先生之甥趙揆作教貴池扶乩時先生降筆云周鍾在復
社中亦錚錚傑出者晚歲以進士入詞館先帝每愛其才
而憐其遇朝賀時目送之曰此朕鹽梅選也迨先帝殉難
煤山鍾寓於前門王百戶家百戶謂之曰太史身受國恩

陶菴全集

記略

三

不爲薄矣國事如此請太史自爲計鍾漫應之曰國家以
財賄自取辱耳我曾與之分利乎百戶遂拔劍叱聲欲以
劔刃鍾鍾急跪請命竟於承天門外伏而降焉百戶遂題
其門曰絕帶披襟強出降半朝文字毒綱常武夫不識詩
書面血劍隨君入帝鄉自刎而死鍾於明日挾賀表入朝
李賊又上急下江南策嗚呼鍾獨非人類耶何忍竟至此
吾與鍾作廿年交不諒其污辱乃爾吾願世之擇交者以
我爲戒吾願世之爲臣者以鍾爲鑒也

此得之趙氏家藏
相傳實有其事先

生卒後正氣如
生於斯可見

黃蘊生先生原名金耀後改名淳耀號松崖因讀書陶菴

又以爲號祖籍嘉定其子隱齋寄居於外翁蘇眉聲之室
遂家馬地距楊行里許今隸寶山縣境賢裔近入寶庠子
司鐸於此數年矣凡先生之嘉言懿行心炙久之其大節
著於列傳行狀諸篇既已採入集中登諸梨棗而所見所
聞尚有逸事不敢遺也爰並載之簡端以誌不朽云乾隆
辛巳仲夏後學陶應鯤謹識

陶菴本先生六世祖清公
建因以爲號改名西林

陶菴全集

記略

四



辛巳仲夏後學陶應鯤謹識
陶菴全集
記略
四

陶菴全集 姓氏

編閱

李長青 黃岡人 汪必芳 京山人 朱雲山 陰人
陶應鯤 漂水人

校訂

顧言行 華文源 鍾陳培 施培元
沈留耕 張士林 陸芳槐 施培元
施秉鐸 張江霞 朱秉樞 申玉言
沈秉鐸 朱元昌 申玉音 唐飛鵬
費開基 李元昌 黃泰渭 顧錫蕃
毛純 范文煥 顧廷槐 李錫蕃
莊以臨 管中豹 黃廷觀 李錫蕃
孫昌 唐繼烈 程觀光 黃長發
施灝 顧修健 戴元煥 黃芝榮
林昂銘 程芳銘 蔡元煥 趙閣修
王德基 程起鳳 范雲鵬 張書紳
毛思正 沈光燄 程師濂 張王綱

陶菴全集

姓氏

顧南廬

校對

汪湘和 程光熙 范昌祚 范觀海
張大震 蔡聲嗜 朱道充 朱杞鵬
黃日時 徐泗 申之佐 戚照隣
徐宏勳 王廷棟 沈傳詩 蔡元炳
顧元奎 黃金和 吳斗光 李中諧
周元裳 陸廷簡 周廷綱 嚴九臯
陸襄 張大璠 陳廷鈞 陸景雲
蘇銘 周學易 陸立 錢國楨
王大業 汪萬雄 金廷秀 朱敏本
陸肇基 徐爾行 凌雲開 鍾敏本
楊鳴泰 錢樹德 唐廣業 徐元會
顧爾雅 潘元龍 顧兆昌 許崇
朱春生 謝杏 人漂水

顧南廬	顧元龍	許龍光	朱安邦	潘定遠	姚繩祖	顧元禮
顧世俊	陳燦	張兆翹	李永清	馮永清	金廷芝	黃維城
程爾雅	潘兆昌	顧兆昌	張兆翹	李永清	金廷芝	黃維城
顧世良	顏長治	沈棟	張大文	蘇大文	印芒瞻	黃鉞
黃學能	陳國橋	許燦	錢元善	李思忠	蔡元城	沈國瑞

陶菴全集

道光二十四年嘉定補刊捐錢姓氏

姓氏

署縣學劉秉淵 無錫人

莊寶恒	周承壽	黃鉉	黃鎮
黃文濤	黃汝楫	黃汝翼	黃汝梅
黃汝森	黃汝毅	黃汝益	黃貽善

陶菴全集總目

卷首六篇

卷序

原序一百十四則

卷史傳

行狀

記略

校對姓氏

文集

卷一十一篇

陶菴全集總目

書十一篇

卷二

序三十四篇

卷三

論八篇

卷四

史評一百十四則

卷五

傳六篇

卷六

祭文六篇

卷七

雜著十六篇

補遺

書序雜著共十一篇

論表策共七篇

語錄

吾師錄一卷共三十二條

自監錄四卷

詩集

陶菴全集

總目

卷一

擬古樂府二十八首

卷二

和陶詩一百三首

卷三

五言古六十首

卷四

七言古二十九首

卷五

五言律九十四首

卷六

七言律七十七首

卷七

五言排律六首

卷八

絕句共七十六首

補遺

十七首

卷末

跋

陶菴全集

總目

偉恭詩附五十二首

三

陶菴全集總目終

陶菴文集目錄

卷之一 啟書

上王登水座師啟

又書

寄弟偉恭書

荅歸元恭書

荅柴集勳書

荅張子灝書

荅侯雲俱智舍書

荅侯記原書

陶菴文集 目錄

荅金孝章書

與去非禪師書

荅王研存書

卷之二 序

馬巽甫遊記序

趙少府還松詩序

張大參玄津序

張子灝感應篇序

藥石農偶住草序

吳奕季淫鑿錄序

張子翼救荒錄序

侯記原慧香社冊序

陸翼王思誠錄序

吳義齋經畬堂詩序

潘麟長康濟譜序

王子堅詩序

閔裴村詩序

吳定遠小山集序

王周臣偶刻題辭

郁遠士詩文序

陶菴文集

目錄

嚴永思先生壽序

歸母陳夫人壽序

陳母張孺人壽序

蘇母金孺人壽序

唐翁壽序

陸履長鄉兵議序

易文自序

陳義扶時義序二篇

金懷節時義序

陸道協百義序

吳見末行卷序

徐定侯行卷序

董聖褒房稿序

州邑文紀序

兩徐子合稿序

上谷新撰評詞

暹社題辭

卷之三論

科舉論三篇

范增論

陶菴文集 目錄

衛青論二篇

諸葛亮論

馬謖論

夏侯玄論

祖逖論

李密論

卷之四 史記評論

五帝本紀二則

夏本紀一則

殷本紀一則

秦本紀四則

秦始皇本紀一則

項羽本紀六則

高帝本紀四則

呂后本紀二則

文帝本紀二則

禮書一則

律書一則

封禪書三則

平準書三則

陶菴文集

目錄

吳太伯世家三則

齊太公世家五則

魯周公世家三則

衛康侯世家一則

宋微子世家三則

晉世家三則

楚世家三則

趙世家四則

魏世家一則

韓世家一則

田敬仲世家一則

孔子世家一則

陳涉世家一則

外戚世家一則

荆燕世家一則

蕭相國世家三則

留侯世家五則

絳侯世家一則

管晏列傳一則

老莊列傳二則

陶菴文集

目錄

伍子胥列傳一則

商君列傳一則

白起列傳一則

孟荀列傳二則

四公子列傳四則

范蔡列傳一則

樂毅列傳一則

廉藺列傳一則

田單列傳二則

魯鄒列傳二則

屈原列傳一則

李斯列傳二則

張耳陳餘列傳一則

黥布列傳二則

淮陰侯列傳四則

張丞相列傳一則

酈生陸賈列傳一則

劉敬列傳一則

袁盎晁錯列傳一則

張馮列傳一則

陶菴文集

目錄

萬石君列傳一則

田叔列傳一則

李將軍列傳一則

平津侯列傳一則

汲鄭列傳一則

酷吏列傳二則

大宛列傳一則

太史公自序一則

卷之五

少司寇歸公傳

錢參戎傳

朱君平家傳

黃烈婦傳

先大父事略

僮乙小傳

卷之六

祭文

祭龔默思文

祭汪無際文

祭張子宣文

祭周巢軒先生文

陶菴文集

目錄

祭朱敬翁文

金母徐碩人哀辭

卷之七

雜著

紀信不侯辨

大禮私議

擬管幼安青華啟書

擬漢昭烈皇帝伐孫權告廟文

哀岳侯辭

紀信贊

國初羣雄贊

高叔英像贊

哀烈士辭

跋李貞孝傳後

左翁號說

李龍眠畫羅漢記

題楊青之畫冊

頑山賦

張大參鄉賢狀

金都事鄉賢狀

補遺

陶菴文集 目錄

與龔智淵書

與龔智淵尺牘三篇

答夏啓霖書

與侯廣成尺牘

寒谿詩抄序

葉念菴遺稿序

徐宗題制義序

李世祥寄弟小言序

尹伯衡詩跋

題表節母吳儒人霜哺篇

聖人之心與天爲論

擬蠲租省刑謝表

君道策

賞罰策

吏治策

積貯策

馬政策

吾師錄

攝心

思誠

陶菴文集

目錄

主敬

慎獨

懲忿

窒欲

平心

直心

一心

無心

調心

遷改

養量

對鏡

澹泊

清介

節儉

自立

過厚

恕物

薄責

規諷

陶菴文集

方便

分別

慎交

求全

惜陰

讀書

處困

順運

卻疾

養生

目錄

十

自監錄

卷之一

道德

卷之二

經濟

卷之三

文章

卷之四

格論

陶菴文集目錄終

陶菴文集目錄

十一

陶菴文集卷之一

書啟

上座師王登水先生啟



伏念某海壖賤士林草鄙生抗高標於媚學之場彈舌調
於無人之野書忘寢食思起班揚賈董而與遊學論精微
將求瀛洛關閩所未發至若帖經墨義耻為繪句篇章風
變永嘉力追正始功非武事高語廓清坐是浮沉鄉校者
廿年因之蹭蹬棘闈者五舉雖年未臻於強仕入方濫敷
為時髦顧名已宿於文場已亦自疑其晚不謂雕蟲末
技薦諸冰雪聰明叨居摸索之中得騁風雲之氣茲蓋恭

陶菴文集 卷一 書

遇老師臺下誠能體國公以生明龔黃高漢吏之稱燕許
擅玉堂之筆方且五雀六燕平操人物之權衡遂令纖利
小材盡入文章之淵府榮然骀駝荷此甄收感乃銘心謝
宜重藹然而齋糧千里方嗟趙壹之空囊偕計公車復迫
郗詵之獻賦是敢敬修牋記參承之禮用以稍紓高山仰
止之誠雖其跡涉踳涼似永叔之不登階序或者心存永
久如任安之獨在門闌謹瀝下情以塵清覽有違此語是
負師恩

上座師王登水先生書

某蹇溪下材自十有七歲而入膠庠今廿有一年矣生平

厭薄陳言獨好泛觀古人之書蓋嘗求義理於六藝求事跡於二十一史求萬物之情狀於騷賦詩歌求載道之器於漢唐宋數十家之文章編刻規撫涵揉擧括放而之於詩若文之間有一言之合道一篇之追古則欣然以喜至於忘食若今之制舉業固未嘗屑屑以求工然亦以爲繹聖經尊王制無所苟而已矣近則深惟臧氏三不朽之旨嘗謂古之立言傳世者非其有得於心則莫能爲也夫既有得於心而有言者矣雖無言可也如鄙宗之叔度是也某之所見如此則視俗學彌不足好比來欲華踐實玩

陶菴文集

卷一書

二

思性理將求所以悟明其心而剛大其氣以庶幾於古之因文見道者尋繹久之亦復超然有見於文字語言之外始知近代河東餘干新會姚江諸君子之理學門庭或殊而歸趨則一世儒舍性命而談事功舍事功而談文章是以事功日陋文章日卑而詖淫邪遁之害浸溥及於政事而不可救蓋天下之任攘數十年於茲矣某也粗有識知上受罔極之恩於孔孟其敢買買焉以文人自居以富貴利達之學術自陷也哉重念有親在堂不敢絕意進取是以前此雖經屢削今年復隨衆入闈屬有天幸得出於執事之門下恭惟執事慈祥溫惠之風清剛廉潔之守仁思

義色洽被遠邇精鑿妙裁出於誠一闡中所得率多竒傑
卓詭之士而某也誤廁其間雖其才不及韓愈蘇軾萬分
之一而執事固今之陸宣公歐陽永叔也世有出於宣公
永叔之門而不竭蹶奔走叩首函丈者歟惟是榜放後即
入南都台旌已還青陽是時督學有親供之召留江陰者
旬日家間復苦京報人乞索無厭乃歸家旬貸以遣之而
某窶貧人也計偕在即束裝愈難因思執事所以甄收某
者固將望其有所樹立不必責以區區之一見是以不揆
狂斐輒敢自述其為學為文之本末與其所以不得至前
之故薰沐拜書仰塵清覽伏惟執事憫其至誠也教且誨
陶菴文集 卷一 書
三

焉而不督其罪戾幸甚幸甚

寄弟偉恭書

癸未

日夜盼家信惟得七月中一書心懸旌如也知弟瘡疾此
不足為苦想當旋復矣聞學臺歲試在九月中名次前後
不知何如然此直呼盧耳大得失不足介意况小者乎吾
廷試傳臚時見鼎甲三君先上不得與者皆嘖嘖稱歎以
為登僊甚者至閉目搖頭不欲觀蓋羨之之極也吾此時
嘆息無限昔人謂狀元三年一箇何足多慕此至言也天
地間自有數千年一箇者數百年一箇者數十年一箇者
今人必不肯為數千年一箇的人而必欲為三年一箇的

人已是可笑况數月一箇又何足言乎我近來意味甚雜皆因終日塵中打滾自然多走失處又胸中橫著一箇矜字眼見他人品骨不如我議論不如我意思識見皆不如我便不免有輕蔑時俗之意坐此學力不進然在寵辱場中壁立如鐵則中庸所謂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吾自信無憾推而言之天下國家可均也惟中庸不可能則過此以往并心一向猶冀天不絕我聖人不棄我我終有一立腳去處不徒然而已弟勿憂我為俗人所牽俗念所染但我當自憂處正多耳客中無可與語時時仰屋而嘆買得唐詩數冊小鑑一部誦詩至精微入妙處讀史至得失

陶菴文集

卷一

書

四

分際處窗虛月白風急天高自歎自解自會真恨千載上人不從吾游也目前諸公赴館選如渴我掩門獨坐既無得理而又懸念吾父吾弟且思昔人三喪在淺土便汲汲求人以葬今吾家二喪未舉為人子孫者亦安得曠年於外乎兵寇交訌倏忽不常今趁道路略通時且歸料理一番如可終不謁選竟作隱局否則打疊身子乾淨然後入世鼠肝蟲臂隨所賦予可也不知此念是否大約出月初十前後可以戒行至遲則臘月二十後必到家矣半月中惟有召對一著為意外羈留之計恐亦未必然矣世間事真不可做十分勘破可做者只有已分內事勉之勉

之致意同好諸君厚積德而深養晦乃今日事也

答歸元恭書

相隔經年實以人事牽率心跡乖互知有遺者不我棄也
承示近著并見教以兩先達之言一宗秦漢一學太僕且
欲取決於耀耀於此事所謂力不足者雖其鑽窺之久卜
度之艱亦差自謂有見然方思取決於仁兄而未得况敢
決仁兄乎又况敢決兩先達之言乎唯下問諄切不敢不
有以置對夫謂文必宗漢學昌黎已非其至者宋以下姑
置之此說非也夫漢人文章如遷固之史賈誼仲舒劉向
之奏疏七制之君之詔令其雄健飄忽淳深溫粹固已極

陶菴文集

卷一

書

五

語言之妙而宜為學者之準則矣然而近代空同大復歷
下弇州之宗漢也得其皮毛唐宋諸公之宗漢也得其神
髓得皮毛者似之而不似也優孟之學叔敖也得神髓者
不必似之而似也九方臬之相馬也試取遷固諸人文字
讀之又從而深思其意然後知昌黎所謂師其意不師其
辭與所謂古人為文本自得者真超然獨見之言矣然後
知昌黎以下諸公之善於宗漢矣若夫何李諸公之宗漢
徒摘其成文章締而句繪之天吳紫鳳顛倒褻褻而顧自
詫其機杼之工真不滿識者之一笑也今欲闢去昌黎及
宋以下諸公而直言宗漢其說不為不高然不免陰翼空

同大復諸公而反操入室之戈以向漢人也且學漢人之文譬如學孔子今生孔子之後而學孔子其能不由師傳一蹴而徑至乎抑必如孟子之私淑諸人乎如不免私淑諸人則昌黎以下諸公固吾所私淑之以學漢者矣又有說焉以唐宋諸公爲學漢猶淺言之也漢人之文從六藝出唐宋諸公之文亦從六藝出以唐宋爲學漢者直謂得其氣脉以行文爾若其議論之高治擇之精庸有遠出於漢人之上者漢人間或有疵如孔門之有樊須宰我唐宋人間出於漢人之上如後世之有濂溪明道使濂溪明道與樊須宰我之徒差肩而立不問知其優劣所在矣夫漢

陶菴文集

卷一

書

六

人之文與唐宋之文既同出於六藝則不學六藝又烏可以學漢哉此說既明則近學太僕之言誠非卑論也蓋太僕之學韓歐猶韓歐之學西漢皆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辭者也皆所謂自得者也由漢以後有唐宋諸公由唐宋以後有國初方宋諸公國初諸公既沒當刪去何李王李之文而直接以荆川震川諸公欲觀海者必泝江湖欲登岸者必由津筏此不易之論也放言至此恐爲外人所訶怒幸仁兄一覽即焚去之所示諸作筆高而味長尤善反覆婉折以極其論真善學歐陽者謹據愚見以得失鐫注簡首以復承委詩序因耀近日好靜坐深思不敢妄作欲姑

徐之而後發屬計偕忙迫未果然終不敢自外也又承許見贈小序幸即爲之而於大鴻處見寄幸甚幸甚

荅柴集勳書

大鴻處得長箋勗我望我比於九鼎大呂之賜然所謂廬陵云云者弟何人斯而敢爲役抑可謂有其志矣唯仁兄篤實輝光之學醇深雅健之才博取而精出厚積而遲發其於古人固當掉鞅而出其前也弟耀學業蕪淺不足爲知已道顧吾家涪翁有云治經欲鉤其深觀史欲馳會其事理經史二物真學者之左右手也然不治經而欲觀史譬之持無星之秤不足以衡物不養其心氣以求合於道

陶菴文集

卷一書

七

而欲治經譬藝無根之花生氣盡則萎矣日來端居靜思以求所謂養心治經者而未有得也仁兄其有以教我乎

荅張子灝書

尊稿共選四十餘首可謂過刻然此事亦不容不刻也所選皆的清妙然弟意授梓且緩古人著述多至晚年乃定蓋中歲所爲或丰格未成波瀾欠老皆它日遺恨弟望兄爲不朽之業遲之深之將來火候至足自當泚筆慙慙今則姑徐徐云耳荆川集送到此老是歐曾嫡派集中諸傑作如讀春秋周襄敏公傳叙廣右戰功不能指其何字何句是古而逼真古人惜其得意處流入近時道學一路

然談理亦多發明詩則必不可法文可談理詩不專談理也弟亦未曾細看一過不過信手所到標出數處亦見其意思所在而已俟他日覆觀之或更有所窺也

荅侯雲俱智含兄弟書

審知習靜鈴齋讀書學道之味與時俱深欣羨欣羨僕一春多爲酬應所牽袞袞過日因而動靜兩極亦多乖張每思古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譬諸農皇之嘗藥一遇毒螫不復再嘗今則明知其爲腦子野葛而姑致牙頰間者多矣豈不可嘆哉業已誓心刻骨不徹不已其下手處全在刻刻照顧主人公而已不患念起惟患覺遲

陶菴文集

卷一書

八

此八字訣也若工夫未到自然漫云休去歇去正是服食中之腦子野葛也何如何如五月中與眉聲攜數十卷至陳園屏跡不與人接未幾聞八月會試之旨未免隨衆一行此實萬萬非本懷而有不得不往之勢陶公所云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者我之謂矣僕嘗語人云身無濟世安民之才亦無全軀保妻子之志世事如此當養晦十年至舍我其誰而後出此宿志也今乃似馳馬入京應不求聞達科者心跡之間大可憫笑也行期在月之九日爾後當有數月之隔音郵諒不數數前承訊及詩劄已寫至鄭風大約漢宋兩造而已意微加讖決焉今攜置行滕中有

暇輒續之未能寄往以雲俱智舍精解懸悟不須以此對
同也近者翼王亦事此學視僕尤詳悉想所欲聞諸唯爲
道自力勉旃勉旃

荅侯記原書

四方之事鄉邦之憂紛紛然莫知其竟大抵小急即以爲
極危小安即以爲無恙萬方聲詩歷古今一正貉耳日欲
隱遁而終苦無法前與德符言欲寄跡浮游蓋無聊之思
究竟不是了局奈何奈何承吾賢至情今小得擺撥便急
急以來特未能約日也村居日長作何工夫以消永晷出
世經世能并敵一嚮否便中更寄一語爲慰也

陶菴文集

卷一 書

九

荅金孝章書

胸中有孝章者十年而未得謀面忽於棘試中聞聲相就
作合甚竒此亦吾輩異日一段佳話也弟獲落既久不復
嗟歎偉抱如吾孝章而猶然迴翻文章尚有價乎鱗長來
敝邑兩拜手翰初次以鱗長暫歸匆匆不及裁報先後得
讀包將軍傳及太夫人志略一表孤忠一揚聖善此即孝
章之出師表陳情疏也忠孝大節略見於此矣如命僭爲
太夫人哀辭及包將軍楚辭各一章書素冊呈正意滿口
重辭不得流惟執事教之亡友閔裴村一生苦吟窮死草
間良可哀痛聞其閫中素能攻苦食淡一子亦漸長差可

慰意也弟已收得其遺稿稍次第之開歲即當授梓尚欲
細商之於左右耳渠存日每道華章不去口實而孝章可
謂古道復形矣鱗長旅况落落幾成薦福碑弟與同人言
及輒歎每舉青蓮詩中空手無壯士窮居使人低二語不
勝懷喟宋史一事大有功於學者弟意更欲刪去其不必
存之傳而於必存之傳不妨字句稍詳昔人謂較書如落
葉掃而愈有則知勒成一書尤難尤難也

與去非禪師書

不肖以傷暑煩悶不便入舟恐復稍遲則瓢笠已去是走
急足相問并有所質不肖於先天一段深信其不容擬議

陶菴文集

卷一 書

十

無可思爲要在當人直下認取棄邊見而證圓明破頑空
而趨正覺然而實無所趨也實無所證也以無趨無證爲
主宰此一病也以無趨無證爲妙詣則又一病也二六時
中動靜不分兩極當其動時則即動以觀靜當其靜時則
即靜以涵動以本來無拂拭爲本體以時時勤拂拭爲工
夫如此做去不知有少分相應否伏乞一言教之太虛爲
室明月爲伴閤士與不肖未常少別何有往來今日謂不
肖與閤士聚頭磕腦無不可也

首尾節
一百字

荅王研存書

乙酉

南訊已不必言吾輩唯有去城而鄉雖埋名不能而潛身

必可得也果有新縣正必無見理冠婚喪祭以深衣幅巾
行禮終身稱前進士而已一事不應與州縣相關絕跡忍
餓焉可也弟之愚見如此前世龔君賓謝疊山及國朝龔
安節先生而在其商略亦不過如此弟與年兄每事相聞
今至大關繫處不敢不以真語就正幾日內弟必出城相
見也

陶菴文集

卷一

書

十一

陶菴文集卷之二

序

遊橫山記序

丁丑

吳杭接壤吾吳之遊者一放舟輒至武林蓋以西湖景物
柔淡娟好在人耳目間也余足跡未至湖上然心知竒勝
不盡於湖嘗戲謂浙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一望可
見而其心腹腎腸則必反覆抉擿而後得之今遊者至湖
而止每輒言佳勝其能捫幽歷險與猿鳥爭道者卒亦無
有此何異千里擇交一揖而退者乎聞余言者無不大笑
今年秋七月馬巽甫先生歸自武林出所作橫山遊記視

陶菴文集

卷二序

余則自湖上以至此山數十里中氣候之晦明草木之濃
淡岑嶺之鬱紆潭澗之泓泝樓閣之位置鳥獸之飛走幽
人竒士之酬酢往來一一在焉讀之神明忽開毛髮盡磔
飄飄然不知此身之在塵土也余所尤異者山中之人相
親相愛如一家至刻筍為識而可以禦盜則其淳古淡泊
之風迥非人境所能有昔陶徵士作桃花源記後世詩人
如摩詰昌黎夢得聖俞諸公皆形之詠歌以為神僊至坡
公則謂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是
其子孫非神仙不死者也又引青城山老人村為比以為
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坡公之論誠高矣然余意

陶公居晉宋溷濁之間感憤時事寓言桃源以羸秦况當時以避秦自况如記中所云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及詩中所云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則其黃唐莫逮之感固可概見而非真有所謂桃源者也疑坡公亦未得其旨獨其謂老人村道險且遠其人不識鹽醢飲水而壽其後道稍通漸致五味而壽益衰則有至理存焉今觀橫山去湖稍遠耳目不雜而山中之人獨能全其淳古淡泊之風如此則亦未識鹽醢之老人村也余故服先生之善遊而又歎西湖一泓為趙宋君臣盤樂之所論者目為尤物破國至比之西子而橫山以榛莽未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二

闕超然於酣歌恒舞之外豈非幸歟異日者松冠芒屨從先生徧遊其間庶幾為太平之逸民其亦足矣

送趙少府還郡詩序

甲申

崇禎十七年夏六月於潛趙公自嵩江少府來攝嘉定縣事時賊陷京師海內震驚嘉定沿海不逞之民多結黨伺釁者遶村民見弑於僕并其家七人皆被殺於是酒傭竈養皆起為亂什什伍伍白晝持兵迫脅主父使出券以獻僕坐堂上飲噉自若主跪堂下搏顙呼號乞一旦之命幸得不殺即燒廬舍斂錢物以去不三日而火及城之南隅公下車適與變會而備兵使者程公以他事行縣適與公

日夕計議發兵捕殺二十人懸首以徇衆爲稍定居數日
程公以邑事委公而去公多設條教旌善罰惡立保甲申
鄉約誘諭之如子弟疏導之如江河期月之間邑以無事
說者謂嘉定之變實前此所未有而程公以嚴法制之於
前趙公以寬政撫之於後生死而肉骨亦前此治嘉定者
所未有也公每旦起坐堂皇民有持訟牒至者閱竟乃受
之其瞞調不可受者立罷去之間一日出俸錢市鮮菜無
一錢侵公帑科里役者其強力潔廉皆此類視事僅兩月
撫軍祁公以卓異薦公于朝直指周公以公旦夕柄用不
可久居下邑遂具疏請以進士嘉善錢公補嘉定令而公
遂去嘉定暫還嵩江諸生某某等以公之德不可無頌也
相率爲詩若干篇以送其行而屬余序之余昨歲計偕北
上遇公漕河公方部糧至京余同行數舟與糧艘爭閘艘
發數十人守閘百方諭之不得過勢且後期不得已走訴
諸公公徐至一麾而散余嘗私語同人公御下如此將相
材也應者皆嘖然既踰年而公來治嘉定其整暇不亂與
御數十人不異然後知余言之驗也昔仲山甫之賢以吉
甫作頌而傳若漁陽之頌張堪蜀郡之頌廉范則堪范初
不以頌而傳也而頌者之詞反以堪范而傳今公治行卓
卓如此他日傳循吏者必將以嘉定之詩附見焉是其爲

吉甫不足而爲漁陽蜀郡有餘矣余既竊附知公者之末而又幸斯言之得傳也遂援筆爲之序

張大參玄津總持序

大參張公伯常所著道書數萬言其篇目曰真言曰元樸曰道符曰要言曰默語曰的旨公歿後二十年而公之孫宏經始得刻而傳之嗚呼世之言養生者多矣其高者誕謾穿鑿率如係風捕影而其卑者至以衽席交接爲神仙之捷徑此無異狂惑喪心者身入廁溷指爲丹樓玉堂方將褰裳赴之而不知其身已與螻蟻俱溺矣公之此書所言皆清淨之旨尤與彼家相反故其引言曰若不斷淫而

陶菴文集

卷二序

四

學道猶蒸砂爲飯雖歷千劫只名熟砂不得爲飯至哉言乎篇中抉擿典宓披露錫鑄洞然無復留蘊蓋公以此自証自悟而已初不欲出以視人也今宏經一旦付諸剞劂譬猶天禾肉芝陳列市肆豈可以其倖見而驟得遂與菽粟同觀耶公歿後有異識者謂其尸解茲不具書

張子灝輯感應篇序

世之言感應者多推本於佛氏以爲輪迴因果之說著而後有感應儒者無是也余不然其說六經四子之書言感應者非一但未嘗以某事係某應耳攷諸史乘如杜伯之射宣王公子彭生之崇齊襄灌夫之殺田蚡往往而有斯

皆佛教未入時事之合於因果者未可謂傳會也感應篇
本道家言而與佛氏相出入其首歸于獎善化惡足以輔
翼儒教所不逮行世既久人多樂誦之顧一二高明自喜
者或置不道曰此道家淺說耳嗚呼三教之書之深者有
之矣世人見之而不能讀讀之而不能信則亦未如之何
矣獨是篇之指事也確而立說也簡簡易讀也確易信也
讀而信之悚然如雷電鬼神之交於前相與黽勉駢策而
不爲惡其利不亦溥乎夫說有依託而可以利天下聖人
猶將存之而况的的如操右券者乎余友張子灝取昔人
箋註事實隨筆損益授梓人流通之要亦行吾所見而已

陶菴文集

卷二序

五

世有冥心獨契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始可不讀是篇
不然者幸毋淺視之也

葉石農偶住草序

昔僧皎然論詩云有越俗格其道如黃鶴臨風貌逸神王
杳不可羈有駭俗格其道如魯有原壤楚有接輿外示驚
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度此二格者吾欲以石農先生詩當
之石農詩實自陶韋門中來清迥澄澹不律而法近從武
林過膠水視余以達觀樓諸作疾讀數過恍如挾天風凌
險絕下視齊州猶九點烟耳蓋其游戲塵中胸次浩浩如
昔人所謂香象擺壞羈鎖而去者宜其語言文字之間超

詰若此也

吳奕季淫鑒錄序

淫殺二罪於人爲最重書之以戒殺名者多矣而戒淫者絕少豈以淫之罪爲輕於殺與夫殺害物而已匹夫寄猘則足以忘其軀王侯漁色則足以滅其國是淫者自害害人之大者也人無變童季女之好者其口腹必淡而世所傳羽流禪伯持戒數十年而敗於妖姬惑於炭婦者往往而有然則不淫者固可以不殺而不殺者未必能不淫也世有以筆墨導淫者如詩中之有香奩書中之有艷異裙屐少年嗜若飲食深入肌膚不可除去余常欲勒一戒淫

陶菴文集

卷二序

六

之書以敵之而遷延不果會友兄張子灝持一書示予曰此友人吳奕季所作淫鑒錄也其有功於世俗甚大子盍以一言助發之子受而卒讀則其書所載先正格言古人懿行與夫世俗之以淫獲禍者班班具焉因謂子灝此書行吾可以輟筆矣抑中人以下此書之所能戒也中人以上此書之所不能戒也胡澹菴上書請斬秦檜遷斥嶺海萬死歸來而猶有情於黎頰之微渦趙清獻壁立千仞而猶屬意一官妓使老卒召之非此卒故遲其事則清獻敗矣世有如胡趙兩公者苟不自悔則非一卷之書所能動奕季且若之何子灝曰然誠有如胡趙兩公者未有不悔

者也吾所患者裾屐少年耳彼其人珠玉買笑胡粉弄姿而世又有書如香奩豔異者以導之非使之知淫者之獲禍其勢不能自悔夫勸其不自悔而使之悔則其能自悔者聽之可也予作而歎曰有旨哉因題其簡端使歸奕李

張子翼救荒賑饑錄序

辛巳壬午歲大饑張子子翼刻救荒賑饑錄數千言其心一以上之人宜振廩同食有如趙抃者一以下之人宜分人以財有如李珣者使上之人能心其心必優為抃使下之人能心其心必優為珣然而子翼之心則非是書所能載也亦在乎讀是書者惻然動心而已讀是書而不動心者自賊者也動心矣以為不可見之行事者賊其民者也

陶菴文集

卷二序

七

侯記原慧香社冊序

侯記原持一冊子視余曰吾於來歲庚辰欲為一社入社者人持銀錢以來隨力多少遞推一人主之耳有聞也目有擊也或人或物可悲可憫可用財物利濟者取諸社一歲中當數舉焉與社者籍而記之當用銀錢按籍而取之用已復按籍而銷之先生以為何如余曰善哉侯子之志夫見物有急而心不動者忍也心動而不能濟者吝也心動而能濟之矣取之官中久而不繼者愚也獨為君子者隘也繇子之說可以澤物可以廣善矣然則此社宜何名

曰子嘗讀六祖壇經乎自心無碍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脩衆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此釋典也與吾儒近子之說未嘗不與佛氏近也宜名其社曰慧香慧香社成余亦其中之一人也因序其緣起書之簡首

陸翼王思誠錄序

交道之喪久矣高者不過鬪炫詩文下者乃至徵逐酒食其聚會也或甘言巧笑以取悅或深情厚貌以相遁求其青善輔仁者蓋千百不得一焉予爲之慨然而憂惕然而恐壬午春有同志斯道者十餘人爲直言社前輩則有高

陶菴文集

卷二序

八

叔英友人則唐聖舉陳義扶蘇眉聲夏啟霖門生則陸翼王張德符高德邁侯記原幾道研德雲俱智含兄弟暨吾弟偉恭也平居自考咸有日記赴會之日各出所記相質顯而威儀之際微而心術之間大而君父之倫小而日用之節講論切偲必求至當之歸而後已諸子奮志進修日新月異而翼王以敦篤之姿爲精微之學惟日孜孜常若不及苟一言不合乎道一行未得乎中小經指摘立自刻責飲食俱忘今歲之春取思誠名其日記而乞余數語爲勗予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在天之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在人之誠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自然之誠也擇善

固執弗得弗措勉然之誠也四者雖有不同然由勉然以進於自然盡在人以合乎在天其歸一而已矣今之學者未能反身而誠性與天合漫云不假思爲可以坐臻斯道告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說往往以爲支離而厭去之其亦謬矣夫聖以誠爲本誠以思爲要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昔謝上蔡見伊川稱天下何思何慮程子謂有則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上蔡得此一句救拔自是切問近思理會事有不透其顛有泚故後來不至流於禪學劉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始元城初易之及退自隳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

陶菴文集

卷二序

九

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夫以上蔡之明敏與元城之剛毅百倍於今之人也然猶精思殫力而不敢高語自然如此翼王勉乎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乎孟子所謂思誠者則劉謝不難逮而於立社之意無負矣翼王勉乎哉

吳義齋經畬堂詩序

余覽前史見古者高蹈獨往之士心慕尚之以謂近世人材雖不逮古要之吏治武功儒林文苑可與古人方駕者往往而有顧求一真隱者何寥寥也後有良史將遂隱逸傳不立歟或獻疑曰所謂隱者以其不可得而見也使子

能見之則已非隱矣且夫灌園磨鏡之流負苓箍桶之客
山林城市龍章魚服子安得而遇之雖遇矣安得而知之
余不能荅然亦不以其言爲然也一日父友葉石農先生
出經畬堂集一卷視余曰此吾鄉吳義齋先生所爲詩也
義齋服賈而行儒好陰行善以濟物伏匿韜晦世罕有能
知之者所爲詩及小令皆聊以寓意未嘗覘睨比擬而音
節圓美神彩流煥條然有塵外致趣子試評之以爲何如
也余受讀終卷爲驚歎失聲若義齋非古之所謂隱君子
者耶今世爲詩者多矣未有工如義齋者也其工如義齋
者有矣未有不以詩自名者也詩工而不以名者有矣未
有潛德隱行又高於所爲之詩者也然則後有良史將求
隱逸其人而實之者舍義齋誰歸乎使余未讀義齋詩粹
遇義齋於市廛則亦莫知其爲誰何之人矣余是以知今
世界未嘗無真隱也余嘗泝錢塘上嚴灘觀新安江水出
處山高峽深慨然欲起方玄英謝臯羽之徒相與遊于黃
山白嶽之間而不可得今考義齋之本末實生於歛賈於
嚴衢之間余庶幾得見其人而已歿矣瞻望林壑緬然長
懷者久之

潘鱗長康濟譜序

晉世論人物以溫嶠爲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談至第

一流將盡之間溫嘗失色彼所謂第一流者何人哉前之
王夷甫後之殷淵源之屬是已天下屬安定此曹子高自
標置噓枯吹生及四海有微風搖之皆周章失據至困蹙
不振以迄於死而一時竒策雋功乃獨出於太真之徒然
則當時所謂第二流者乃第一流也而其第一流固天下
之棄材也聚天下之棄材尊之爲第一流至於中原簸蕩
生民流離而此論猶牢不可破習俗之深豈不痛哉今天
下崇尚經術與晉世之老莊異甚然而科舉之學爛熟敗
壞日浸月淫如寒熱之入人肌骨士有談王霸之略者率
見詆嫫以爲迂怪二十年來闕十字拱手圍視而莫之救

陶菴文集

卷二序

十一

也然則今日之異於晉世者安在歟國不幸有變容易色
之慮太真之徒將誰屬與抑所謂熟爛敗壞者果可用以
濟世而過此者皆不必談歟嘗與潘子鱗長論而悲之鱗
長出所著康濟譜示予其書條分件繫旁行敷落自古人
牧民應變之方至近代兵制屯田魚鹽茶馬漕運諸法皆
具又與金子孝章詳爲論說以警發當世之憤憤者予讀
之未嘗不撫卷而歎也會鱗長扁舟泝大江覽衡嶽徘徊
故里遇所交通人竒士輒出此書示之爭爲哀金助刻流
通四方予戲謂鱗長子之書經世之書也子之身未遇之
身也子方搢搢焉以其身爲泮泮統而獨以其不龜手之

藥公人耶鱗長蹙然曰使吾藥誠可用以取封雖終身泚
澣統何憾予作而歎曰大哉潘子之言思深哉潘子之志
在天下乎使潘子伏闕上書以布衣召見殿上亦不過潘
子自行其學而已惟此書之出使天下知熟爛敗壞之學
無可藉賴而喜談大略者亦將有所稽考是潘子之大有
救于今日也今天下之可憂者多矣猶特有潘子之徒區
區其間也

王子堅詩序

吾友張子灝嘗示予與王子堅先生唱和之什余問子堅
誰何子灝曰此隱君子也篤行好古其詩有孟襄陽韋蘇

陶菴文集

卷二序

三

州之風其食貧如黔婁史雲而嘗有以自樂余聞是言鮮
然異子堅之爲人蓋子灝寡交不妄許與者也然子堅居
荒江之上無幾入城而子又以傭書走四方不得乘欸段
一至其處坐是子胸中有子堅數年尚未能使子堅知之
癸酉之歲始過於雍瞻所蟬連數日出一帙示予讀之大
抵陶冶性靈流連光景之言遇其合作清遠閒肆蕭然得
意於筆墨之表甚矣其有襄陽蘇州之風也昔人有言詩
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予嘗反之以爲窮矣安能工哉
詩人之心蕩滌萬物牢籠百態必其有不窮者而後工也
今子堅困踣寂寞宜其有戚戚見於顏色者而子堅泊然

此其清遠閒肆之詩所繇出而子灝所以爲知言也與或
曰子堅嘗往來東佘山中眉公先生亟稱其詩夫眉公先
生知之世之人且將盡知之矣

裴村詩集序

壬午

嗚呼此吾亡友閔君裴村之詩也君家世力田至君乃學
制舉業不就去學詩詩成乃大困然君好之益力詩亦益
工嘗往來吳越間以篇詠自娛其居家或爲童子師或田
作自給其爲人事母孝撫二弟有恩人有饋之者君未嘗
固拒或挾富貴衣食之輒拂衣去終身不見也亦以此取
怒於人至推墮溝中跛其一足君詩中所謂嘗切下堂悲

陶菴文集

卷二序

三

者蓋指此也所居老屋數椽竹厨土鏗鋪糜不給君日仰
屋梁語雖家人呼之不應其精苦如此君歿於崇禎之十
一年歿之前爲鶴李故人延致家塾得寒疾歸未至家數
里力疾盥櫛堅坐舟中家人驚往逆之已不能言矣扶昇
入門一夕卒卒時手執一卷書牢甚家人取視之則其平
日所爲詩也嗚呼可悲也已世謂詩能窮人歐陽子則謂
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以余論之唐世以詩取士
上自王侯有土之君下至武夫卒史縉流羽人妓女優伶
之屬人人學詩一篇之工播在人口故詩人易以得名降
至貞元以後王澤旣竭而劉魯風姚巖傑之徒猶得挾其

區區之聲病所至為諸侯上客其恬淡隱約如方干陳陶者鄉國之人皆愛而敬之則謂詩能窮人者非也今世以帖誦取士士知詩無益固不好即好之亦不能深知雖有能言之士上薄曹劉下追李杜將亦不免於飢寒困踣之憂况其下者乎則謂詩不能窮人者亦非也若君之詩清而不瘠質而不俚一唱三歎有古者衡門詩人之風則所謂窮而後工者其亦信矣夫君生平最善余嘗欲余刪定其詩且為之序余有遠遊未果既歸而君死矣索其家踰年乃得其臨歿時所手執者一卷為之出涕因商諸同好二三子哀金刻之嗚呼君之於窮固已不怨不憾矣而猶陶菴文集卷二序

陶菴文集卷二序

西

不能無望於後世之傳其詩傳與否未可必也余之力又非能使君必傳者也則亦攬拾集比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已

小山集序

乙酉

唐世詩人以李杜並稱至王文公始置軒輊於其間以謂太白辭語迅快然十句九句皆言婦人與酒耳自此論出而子美始獨為雄霸然考太白元本風騷含嚼漢魏其生平愛君忠國愍時病俗之志方諸少陵無毫髮負特以其才高氣雄故精意深識反為所掩讀者徒得其橫被六合飄飄凌雲之致而已今夫朱顏娉光極美人之形容清

香凍歛脩醴齊之妙理而後世卒不聞以酒色病騷人者知其為寓言也希聖有立絕筆獲麟太白之所挾持何如而可以輕俊目之哉近世詩人學少陵而得其皮毛者頗多學太白而得其天機者絕少蓋學可以漸進而才不可以強為也吾友吳定遠天才獨出其所為古今諸體詩皆絕類太白金余觀其感歎時事則遠別離戰城南之悲壯也游歷山水則廬山瀑金陵臺之清雄也俯仰古蹟則圯橋鸚鵡之作不足為其激昂也陶暢襟懷則秋浦敬亭之篇不足為其閑肆也大約不追琢而工不矜飾而豔不逞繁密以為富不附寒澁以見長如快劍斫陣十步一人如黃

陶菴文集

卷二序

五

鶴臨風貌逸神王要之區區筆墨畦逕之間誠不足以知之也定遠為人文武自將自其弱冠時著書數萬言彎弓二百斤既登賢書再上春官不第嘗短衣匹馬往來燕趙間與竒才劍客相追逐歸而閉門距躍慨然欲以鈴略自見時人未之知也故其愛君忠國愍時病俗之志一皆見於詩乃至沉吟眩瞶酣嬉淋漓弄閑於倡條冶葉之間埋照於痛飲狂歌之際不知去古人遠近視餘子蔑如也茲定遠刻其詩為小山集余僭引篇端以告世之知定遠者其他文辭亦可概見焉

學古偶刻題辭

勝國虞公伯生有言爲文當如浙人之庖者不當如川人之庖者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鬻濃醢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滄齋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其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爲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余嘗引此以論今人之文險膚驕駁華縟纖詭雜然而出譬猶置鴆毒於醞酒之中屑糖糜於梁肉之內雖求如川中之庖已不可得矣王子周臣以古文辭視余乃能黜險膚以爲實去驕駁以爲醇約華縟以爲質變纖詭以爲雅淵淵乎其有先漢古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去

文之風充充乎其進而未止也周臣其有意於浙中之庖者歟欣賞不已因爲題其簡首

郁遠士詩文序

壬午

郁遠士嘗做韓愈毛穎傳體作小傳三通示人人讀之無不仰天大笑冠纓索絕以爲此古者滑稽之流也既而遠士貧不自聊輒應里中推擇爲掾史日抱簿書立令側令指曰若爲吾書某牘即俯而書牘旦而入暮而出以爲常有識之者曰是固向之爲滑稽者也遠士既溷跡掾史復以其駸削荆握槧矻矻不休如舉子結夏課者前後令廉得其所爲皆器異之而遠士之名亦駸駸聞於四方一日

里中有高會四方名士盡集主人舉觴屬客請即席賦詩
客多欠伸魚睨不能就遠士乘醉操筆立書數十紙奇氣
淵然可誦一座大驚其思銳而學贍皆此類也楚中潘鱗
長尤愛遠士詩文嘗搜其篋得若干首刻之吳中而遠士
微余一言為序余謂古稱善滑稽者莫如東方曼倩今觀
其因事納忠直言切諫則自公孫弘以下皆不能及視枚
臯郭舍人直奴隸耳遠士身處窮閭而有當世之志以文
為戲而有憤時嫉俗主文譎諫之風異日待詔金馬門陳
農戰強國之計為東方生有餘矣若其詩之律切清新覽
者當自得之茲不具論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七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甲申

韓愈論史書不可輕為自立明遷固陳壽王隱諸家而下
皆不免於天刑人禍柳宗元反之以為前數子者或出於
不幸或行事本不合中道非以紀錄褒貶之故而然也二
家之說以宗元為得然余嘗妄論之天地間風雲水石禽
蟲華蔞無情之物非能有所愛憎報復於人也或者操吟
詠之小技穿穴幽隱搢擢瑣細其得罪造物甚小而猶或
以此致窮又况世之人傑鬼雄抱感慨不平之氣生無所
遇猶莫死而見伸乃作史者洗垢索瘢抑沒其事則其人
之長恨於天壤為何如哉是宜退之所云亦有未必不然

者今夫酷吏文致人罪或不旋踵亡身赤族而惠慈之師
明允之吏嘗以多所平反獲報於數世之後作史者苟懷
平反之心以處之則其得報亦當與遷固諸人相反非有
富貴福澤之加其身亦必康強老壽此又物理之必然者
也吾邑嚴永思先生讀史三十年嘗患司馬氏通鑑多所
潤略遂為發凡舉例是正其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人有
倣詭僞儻者收之文有關係治道者采之美如四皓安劉
章章見於馬班之書而為通鑑所不錄惡如華太尉破壁
取后僅見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為通鑑所輕信皆別白
而去取之旁行敷衍落間見錯出其大旨歸於成人之美不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文

以成敗論英雄不以聖賢大學之道格一切非常可喜之
士蓋先生之用心為至仁矣先生於世泊然無所嗜天亦
未嘗以富貴福澤強加之然生長四朝為太平之遺民家
有負郭之田門多載酒之客于于而行陽陽而樂不知老
之將至是正明遷固所深羨而不可得也傳曰仁者壽先
生有焉余少懷述作之志牽於時學不暇以為年近四十
始登一第今方請假南還欲終隱林壑與先生卜隣又未
知得遂與否徼天之惠買地百弓貯書千卷俯而讀仰而
思澆然盡去胸中之癥結然後修明一經傳之無窮於生
平之願畢矣猶恐搜竒不力疾惡之心太嚴則於先生之

道一無所得而深犯退之所戒故於先生七十誕辰謹述其生平作史之意以為壽而亦因以自勗焉先生讀之其為我所然而醜一觴乎

陶菴歸母陳夫人六十序

代

當穆皇帝御極之季年上恬下熙朝章漸疎士大夫相習為奉身資家之學而少司寇歸公自釋褐中翰擢官黃門稍遷尚寶卿晚繇銀臺進貳秋官數十年中清白一節此可謂天下之偉人矣當公之宦成也室廬墊隘田畝不足以給饘粥故衆以為清雖公之立朝忠精居家孝友學古淹博在它人一莫能至而槩以清蔽之猶之稱國僑以惠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五

稱公叔以文云爾不知者至有平津布被之疑及聞公之夫人糲食敝衣親執家苦無幾微見於顏色乃始歎息以為不可及然居公之時亦僅歸美於公而已夫人之德以公掩猶公之德以清掩也洎公即世長君全卿以才名耿亮遊公卿間時時稱夫人慈撫之惠次君立卿尚幼夫人以嚴代慈朝夕訓以讀書修身睦族信友之道不數年鬱為儒宗人始知夫人為母之賢而益追誦其為婦且歎司寇公之清白一節其得於夫人之所助不淺也夫公之清白一節出於天性所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也而以為得於夫人之助不已過與蓋攻苦食淡者人情之所不

堪而豪華靡麗者閨閣之所競慕舍閨閣之所競慕就人情之所不堪此在君子能得之於身而不能得之於同室之人夫至不能得之於同室之人則不必身通苞苴而其操固可敗矣昔王荆公以虛名實行傾動天下自其買宅京師必欲得修身齊家事事可法如司馬公者而與之爲鄰而嫁女用錦帳乃出於夫人所爲荆公不知也然則近世賢人砥礪名節而敗於不見之地者可勝道哉謂夫人無助於公吾不信也嘗觀前史傳列女者於潛德則稱孟光謂伯鸞之隱逸光成之也於明達則稱山濤許允之婦謂濤允之出處二婦成之也而清節如吳質吳隱之之流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三

爲其室者甚難而姓氏獨不傳豈清者之行固不欲見知於人而并晦其室歟抑所謂至德者固無得而稱也歟不然則其爲子若孫者不能推闡其德以見於世也歟今全鄉之才名耿亮既如此而玄鄉又將進爲世用吾知公之德固不以清掩而夫人之德亦不以公掩也已今孟冬廿又八日爲夫人六十之誕辰諸同人千里貽書以介壽之辭見屬余以通家子義不敢辭因爲掇其大者書之爲序而夫人之壽考康寧則諸君子固能言之矣

陳母張孺人六十序

代

往者陳靖甫先生以博物好奇聞於四方四方之人自詩

翁畫史奇材劍客彈碁格五馬醫灑削之屬挾一技者皆
過從先生先生左圖右史旁列三代彝器引客就坐問何
所長客前自贊云何輒隨客所長應之客皆遜謝不及已
而醜酒擊鮮絲肉間作窮日浹夕以為常或值先生郊居
則輿馬之儼直踴貴其好客如此然先生之家貫不逾中
人先生性高朗絕不問生產生產亦不見其落人多怪之
間有私於長君熙孟者熙孟為其道其母張孺人節衣縮
食操執家秉先生即有所需未嘗乏絕即乏絕必拮据以
進不使先生知之於是聞者驚歎以為非孺人之賢不足
以成先生之高也孺人為大叅明初公女公深中隱厚閨

陶菴文集

卷二序

三

門肅雍孺人之所得於家教者深矣不偶然也先生既觀
化數年孺人始年六十是時長君學益成志益樹莫中推
為諸生祭酒諸孫五人皆賢而有文於是同邑諸君子千
里移書以介壽之言屬余且曰君於陳氏稱世講宜知孺
人尤詳孺人於古列女誰比也余惟范史所載梁伯鸞夫
婦人人能言之以先生方伯鸞所謂易地皆然者也若方
孺人亦惟德曜為可雖然當伯鸞賃舂時所謀者一身耳
褒葛於整理饘粥於潔齊一庸婦人能佐之矣德曜之賢
於人者恃以其必敬必戒也若先生以布衣諸生門內嘗
有數十人酌酒門外嘗有數十人仰食米鹽浚雜一切責

之孺人而孺人皆能給之終其身無倦容無德色非誠與
才合者能之乎是故為德曜易為孺人難伯鸞既歿史稱
妻子歸扶風夫以伯鸞為之父而其子無聞焉則其人之
賢否可知也德曜之所處又可知也夫王霸之妻不以蓬
髮歷齒慙其子故與德曜同傳以德曜之明達豈不足以
處此然其得於天者或已嗇矣今孺人有熙孟為之子熙
孟之子及猶子又賢也是故為德曜難為孺人易夫難者
今人之所不可能也易者古人之所不必得也能今人之
所不可能得古人之所不必得其亦可樂也已遂書而寄
之以復諸君子之請以侑孺人百年之觴以志余不獲躋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三

堂之媿焉

蘇母金孺人六十序

吾邑蘇氏世居湄浦之上以耕稼為業二百年來士大夫
所稱孝友肅雍有德有行之家也至泰醇先生以績學為
鄉祭酒而長次君眉起眉聲繼之眉聲以易經魁鄉薦當
世誦習其文擬諸淵雲鼂董之間一上公車罷歸杜門著
書日侍母孺人膝下與眉起賡閑居之賦補白華之詩用
以燕樂其親而孺人亦康強悅豫左饋粥而右孫子愉愉
如也初孺人以名家女幼嫺姆教孝恭慈儉聞於姻族既
歸泰醇先生值家道中落孺人椎髻操作攻苦食澹有人

情之所不能堪者然祭祀酒食未嘗不潔齊也尊章之養未嘗不具醇醴羞甘毳也盥浣擷擷之節未嘗不整理也既而先生早歿二子孤露孺人亟延良師傳講授而躬自訓以忠孝大節稍長擇交里中問某某姓名知其人賢者輒喜試於有司小有利鈍不加譙訶眉聲登賢書亦無得色曰吾所喜者在此不在彼也惟孺人以婦道而兼子以母道而兼父辛勤數十年得見其子之樹立爲當世大賢而其身固已老矣淳耀聞古之賢母有樂其子與李杜齊名者有剪髮供饌爲其子延四方奇士者有聞義養不聞祿養許其子不就科目者高風淑行焜耀彤史然亦幸有

陶菴文集

卷二序

三

大賢人焉以爲子故其母得藉之以傳即不幸而其子不賢母之傳與否未可必也孟子推仁義禮智之德皆本於性而又以爲有命焉彼所爲高風淑行其殆出乎其性者歟有是母適有是子其殆得乎其命者歟世稱君相能造命然又以爲孝子百世之本仁人天下之命則夫孝子仁人盡性以至於命其權固與君相等歟昔漢世有赤眉銅馬之亂而劉平趙孝之徒至信格於盜賊唐至元和之後王澤竭矣而董召南獨隱居行義化及雞狗此皆性命精微之極致不可思也不可言也今天下彞倫攸斃豺狼食人河決魚爛幾於不可收拾尚賴有仁人孝子如蘇氏兄

弟者本其孝友施於有政在家如董召南出爲公卿大臣如劉平趙孝而孺人內德隆茂將與漢晉以來諸賢母並傳豈不盛哉淳耀與眉聲同學同志又同舉於鄉往歲驅馳南北兩人如左右手也憶舟渡黃河中夜不寐眉聲爲述昔年大雪中徒步赴試歸自數十里外母氏倚門望之淳耀喟然歎息想見爲人親者之心焉今當孺人六十之誕辰得從侯子雍瞻傳子令融陳子義扶之後敬進一觴因述其世德以爲壽詞無虛美庶幾見而知之者云

唐翁壽序

今年七月七日爲唐宗魯先生六十之誕辰諸辱交於先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五

生之子惟時者某某咸謀所以壽先生而屬某執筆以紀先生之梗概且曰吳俗介壽之辭必託諸貴人鉅公今先生體尚高素視榮利如土梗諛詞詭說非其所好吾屬以子交於惟時最久其知先生宜悉子當爲一言以侑先生觴且固惟時之志也余唯唯不敢以陋且僭辭余惟唐氏之先世有隱德至先生而早失怙恃廬產蕩析乃慨然屏去儒業居物於家視其時之訕信而操其奇贏不十年竟復其產且加廓焉然生平深恥陶白之術刻意厲行一本禮教不啻如昔人之游於商賈而躅稱折之者故其家亦終不甚穰也其家政嚴而有法客有過從者見其子弟立

不跛倚坐不橫肱其與人交衎衎樂易不爲蕲絕之行里中人皆愛而敬之稱唐翁性無喜愠云惟時嘗謂予曰亮工自結童時粗習句讀家大人即訓以忠孝大義聞市肆有佳書必購置塾中已而亮工游鄉校試於有司時有利鈍大人無幾微見於顏色每讀書它所旬日歸省大人必舉經史疑義相詰難亮工對稱旨則命酒爲樂曰子能是吾不羨富貴也是以亮工與世推排十餘年不敢改操蓋大人之教也余聞其言喟然歎曰先生之賢於人遠矣昔陶侃之母截髮易酒以燕范遠使其子有當世名史稱其賢子竊非之以爲才如士行何患不達其母既稱明智乃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五

不能教以堅忍靜重而使之汲汲於富貴無論士行有愧茅容其母亦異於尹焯之母矣至若陳萬年之在漢名在于定國杜延年間蓋亦一時之偉人也而教調之言爲笑古今豈非重富貴而輕道義故歟繇此而觀則先生之賢於人遠矣今惟時學成志樹業已祭酒諸生間其它子姓皆詵詵振起克世其業而先生方與四三親故盃酒聚會談說山林魚鳥之樂暇則逃於浮屠氏相與推究其旨吾於是知其心之不嬰於物而可以長年也已若夫世俗所稱駟馬高蓋鳴鐘列鼎之榮宜皆惟時所自有故置不論獨論先生之高風潛德如此且以識諸子親愛之私云

陸履長鄉兵議序 己卯

籍民爲兵其制尚矣唐之抱真德裕能以節度使之於一方宋之神宗安石不能以天子宰相行之於天下其故何也蓋抱真德裕挾節鎮之權其勢非有司所能格而其臨民也近於天子宰相凡蠲徭租給弓矢第能否一切有實意存焉故其法得行於澤潞川蜀神宗安石之意未嘗不善也其去民遠其所倚以行法者有司而已涑水氏云比戶騷擾不遺一家王巖叟亦云羈縻之虐鞭笞之苦誅求之無已天子宰相皆不知也而團教未成即又以番上困之故其法不得行於河北諸路今天下之言鄉兵者多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庚

矣其說皆原於抱真德裕而度其既行之後當與安石不歿蓋亦幸而不見施行以得免於熙寧之擾也雖然內外交訖天下益急練民兵以紓正兵留募兵之費以贍民兵豈非經武強兵之上策哉懲有宋之弊而謂此法必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吾友陸子履長著鄉兵議一卷大意以編甲定戶爲主八十家而出一人無唐世三丁稅一二戶擇一之苦每日輸赤仄一二無宋世質衣買弓之苦其宅繁碎靡密曲爲之制如貫繩畫局使人一望而曉雖今世無抱真德裕其人吾知其斷斷可行也王新建有言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又爲弭盜之本故其開府虔州掃除

羣盜一以嚴保甲爲先務保甲嚴而盜無所匿奇功克成夫但行保甲而其效已如此况以鄉兵寓保甲以守寓戰如履長之說之精且變者哉語不云乎如有用我舉而措之可也

易文自序

乙酉

漢人得一經必聚五經諸儒共讀而詁之余嘗以此意讀易求之於詩得易之性情求之於禮得易之法度求之於書於春秋得易之事業乃至二十一史之記載莊列諸子之微言屈宋蘇李以下之詩騷詞賦一卷一篇所見無非易者又恐其溺於文也端居靜思斂耳目聚精神以求焉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三

如是者十有五年而未嘗測易之畔岸間出其餘爲制舉業非余好也前後所得率以之薦几席飽蟬蠹徐子蔚生顧從而掇拾吾後評之騰之猥授梓人流通凡若干首予亦不禁也嗟夫易之道大矣自漢以降言易者無慮千百家其精者發揮理性其猶者爲陰陽術數之言而其至猶者爲今之制舉業今誠以易道視之則其精者去太極已遠而其猶者亦不可以謂之非易譬猶天地之內金玉瓦礫等爲一物而已矣余之此文方之瓦礫固天地之所不棄也

陳義扶近藝序

昌黎之文學孟子者也歐陽子之文學韓子者也二子之
似古人者神也非貌也近代之學古人者貌也惟制舉業
亦然王唐以機法倡之於前歸胡以理氣振之於後讀思
泉之文未有言其似守溪者也予聞思泉日置守溪之文
於座右心摹手追久之乃以其博大名家即思泉亦以昌
黎學孟自况乃知先輩之嚴於師法而精於用意如此今
帖誦家或言古文或言先輩究其所謂古文先輩者襲績
而已爾拘牽而已爾拘牽襲績既不足以服天下於是鹵
莽者一切反之以陋爲奇以腐爲新以俗爲雅以穢爲華
而制舉業之道日以敗壞爲可歎也吾友陳義扶以高奇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天

之才斂入規矩蓋常取機法於王唐取理氣於歸胡矣其
言曰軼理而背法非文也墨守理法之中土木據尊位而
餓隸入嚴家亦非文也於是精之以灑洛關閩性命之書
博之以遷固韓歐雅正之文上有所規下有所逮正有所
本旁有所叅然後研精覃思一於制舉業發之讀其文如
齊魯大儒揖讓興俯於朝堂也如大將用兵變八門爲六
花也如丸投區矢赴的流雲在岫而風出之也如湖江之
水蘊珠涵璧而吐吞義娥也於戲若義扶可謂能自名其
家者歟可謂得古人之神而遺其貌者歟以王唐歸胡救
今文之敝以義扶之文救王唐歸胡之敝其誰能易之義

扶浮沉諸生中十年其文益精而其收效與今之陋腐穢俗者等且不若焉論者誹譽相半於是義扶不能自釋以決於余余曰昌黎之文不云大怪小恠乎歐陽子之文小子輩不有議之者乎卒之恠且議者不能使二子不傳以二子之誠於爲文也吾子之文誠矣誠則必傳其何有於一遇義扶起而笑曰善哉黃子之張吾軍也遂刻其稿若干篇以行

陳義扶文稿序

壬午

吾友陳義扶嘗刻其稿二十篇問世而余爲序之以謂義扶之文取機法於王唐取理氣於歸胡精之以瀛洛關閩陶菴文集

卷二

序

五

性命之書博之以遷固韓歐雅正之文上有所規下有所逮正有所本旁有所參然後研精覃思自名其家出其餘力足以救今文與今之僞爲先正之文之弊而其收效反遜於今人故論者誹譽相半然而義扶之於爲文則可謂誠矣誠則必傳一遇不足道也蓋予之推服義扶如此未幾義扶以義經舉於鄉闈中擬冠多士者數日而姑抑爲第二人墨義既出都人士捧手歎賞以爲斯文之美如珙金虹璧雖抑揚其價而金與璧自如也時余亦與義扶同舉於是義扶彙梓其稿以行復使子序之余惟主者之評義扶也曰無欺人之言無媚人之韻是即子前序之所謂

誠也誠於文者必遇于言則既驗矣而誠於文者必傳余
言其不驗者乎雖然義扶之誠於文也則以其誠於人者
爲之本也今夫唐之有張均蘇漁其詩未嘗不本於風騷
宋之有丁謂呂惠卿其文未嘗不本於經術彼其詩若文
可謂誠矣而後世卒莫取以爲法者無他以其不誠於爲
人也今義扶孝於其親而信於朋友其持已也鞠躬然若
有所畏其謀道也蕩然惟恐失之視名利如脫髮視進取
若不得已此所謂誠於其爲人者也以此而爲人亦以此
而爲文其視世之抽青婉白梔言蠟貌以追取時俗之好
與夫昔人所云鳳鳴而鷲翰孔子讀而儀秦行者其相去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三

爲何如哉余既自幸其言之有中而又樂與義扶交勉於
將來也故亟稱義扶之爲人以告世且自勗焉是爲序

金懷節時義序

東漢諸君子以德行稱者莫如荀季和氏陳太丘氏是二
君子皆閭篤無文者也而季和之後有才子八人太丘之
後仍世卿宰彬彬乎或或乎何其祖父之質而子孫之文
也蓋文者質之餘也子孫之文祖父之質之餘也祖父以
文教文勝則質漓矣夫子孫之質日漓則子孫將不能有
其文是故韓愈之文比於荀楊而其子有不識字之謂李
杜之詩上規風雅而宗武伯禽無聞焉文勝故也夫惟祖

父以質教而子孫以文應則質有其文質有其文則文之行於世也蓋遠此荀陳二氏之後所以多賢歟吾邑金羣玉先生以孝友至行為一鄉所宗自學士大夫兒童廝役無異言及其歿也臨哭者皆失聲而子孫不知其姓氏論者方之太丘季和有過之無不及焉其長君為吾友爾宗而懷節則先生之孫爾宗之子也爾宗之所聞於先生者皆忠信孝友立身事君處朋友之道懷節之所聞於爾宗者皆先生之道也吾嘗與懷節處矣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其修於身者粹如也其積於學者克如也其發於文辭之間者沛如也是宜其制舉業之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三

文淵竒灑博英華瓌麗為吾黨所屈服歟異日懷節立朝以經術陳便宜發明家學當如荀氏之慈明仲豫有功於人有紀於史則陳氏之元方長文不足慕也會懷節刻其制舉業若干首以行而予為序之如此先生諸孫七人皆賢有文懷節為之長

陸子百義序

制義之所言者理與事而已理則古人往矣吾不能面質其然否於毫分之間惟取鎔傳注不為所汨而後達於文辭者為至事則比物連類博取約出大足以極萬物之狀而細足以發瑰怪之文此二者未能或舍也然以今之為

制義者觀之則有二弊焉言理而失者拘守繩尺無所發明其弊至於質木瘠酸咀之無有言事而失者穿蠹淫辭移此儷彼其弊又如美錦覆阱履之立陷是二者余皆病之且夫六經之後言事者備於史言理者詳於子史之所以推遷固者以其羅絡千載善敗得失的然可見也此以理言事也子之所以推荀揚文中者以其各言所明踏駁互見而其精者固可施諸萬世也此以事言理也夫事理合而後可以立言合事理以立言而後射策決科之文與古文辭等今人反之乃欲以此譯聖經應王制繆種沉傳豈不可歎哉吾友陸道協才高智多年未及壯讀書盡四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三

庫其意毅然欲追唐宋作者視近代能言之家蔑如也所為制舉業精於擇理而辨於論事當其震蕩捍闔音氣鏗出如韓白提百萬衆鏖戰於河山之間定而觀焉則又粹然以清盎然以和蓋駸駸乎入古人之室矣會道協刻其稿百篇問世屬予序之余為述其所見如此以告世之讀道協文者若夫道協之為人寬通靚深貌若子房而志烈恢然有翁歸文武之器此又非余所能測矣

吳見末行卷序

壬午

吳子見末以文章鳴江左垂二十年今始舉於鄉余獲與見末同榜相遇金陵極論文章利病風氣開塞之故以及

今之離經畔道者因相與推案大笑聲撼江水水鳥皆磔
磔飛去吳子執子手言曰吾於時文無所好獨好子文又
曰子之文甚似曾王余笑曰子言過矣吾非能似曾王者
直好曾王者耳宋潛溪評曾氏之文以爲信口所談無非
三代禮樂其評王氏之文謂如海外竒香風水嚙蝕木質
俱盡唯真液斬然而存今於制舉義中求足以當此二評
者非吳子而誰乎吳子之文春融而不迫醇質而有光子
固氏之作也嚴勁而能裁古雅而有體介甫氏之作也然
則曾王之文乃吳子之所自有耳而余何能爲彼哉吳子
曰子與余之文無有同乎曰有取理解於先儒而未嘗墨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重

守訓詁取氣脈於古文而未嘗剽賊陳言取矩法於先輩
而未嘗睥睨於程尺之內是則我二人之所同也雖然吾
與子其可自畫乎哉進此而居省寺則有疏議之文居史
館則有制誥之文紀一代事蹟實錄直書則當學遷固之
文玩思神明嚙嚙聖涯通天地人而爲言則當學六經之
文吾與子其可自畫乎哉吳子曰子言善矣吾適有制義
百篇問世子即書吾二人往復之言以識交勉之意焉其
可乎子唯唯因退而書之

徐定侯行卷序

國家重熙累洽垂三百年一旦有崇禎甲申之變河決魚

爛幾於不可收拾逮夫世邁中興天下顛顛思治矣而寇
未即殲夷未即服者其故何哉士大夫才多而氣弱也才
者所以用世也氣者所以用才也氣有餘則激不足則弱
激與弱均非所以善其才而弱為甚昔者東漢之末士大
夫競為危言許辭汙穢朝廷批抵卿寺卒至以身塞禍而
國家之亂亡隨之其氣激也南宋之末士大夫心似倪倪
拱手圖視以苟歲月陳同父謂之風痺不知痛癢積數十
年而國亦亡其氣弱也今天下之患不在於類東漢而在
於類南宋吾嘗與一二識者憂之聞亦執此意以論文以
為制科之弊庸虛狹陋戍削單疎剝割裂冗沓浮蔓其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三

惡不可勝數一言以蔽之曰弱而已矣善夫昌黎韓氏之
言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
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信斯
言也其吾友徐子定侯乎定侯之文於物理事變無所不
窮於三代兩漢之能言者無所不做於性情無所不抒於
矩法無所不合森乎如翔鴻班馬之行也渾乎如滄江八
月之濤也凜乎如壯士之怒髮上指而色不變也充乎如
元夫碩士雍容鳴佩而風采熠爛也牢籠恠竒穿穴險固
破豔冶之堅陣擒雕巧之首帥其殆昔人所謂氣高天下
乃克為之者矣定侯生長右族高曾以下至尊大父先生

暨尊府先生皆學有淵源爲世偉人而難弟儀侯復互相
師友壯盛之氣全注語言是以年未勝冠即與儀侯同舉
於鄉未幾進捷南宮天下誦習其文咸謂賈生終童復出
於世也今定侯蒞仕山陰政績之美行將追配趙清獻范
希文諸公璽書召用邊難廓清有日矣若其操筆授簡亦
必爲天子撰平淮之碑勒摩崖之頌不止見竒制舉業而
已也余與定侯稱同年生風期相尚恒有祖生先我之歎
茲者定侯版行其國門之文猥以弁詞見屬輒爲道其素
所感慨於世者而欲救之以定侯之人與其文余之傾倒
於定侯者至矣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董

董聖褒房稿序

世之論文者恒曰某某能開宗某某能復古余以爲不然
夫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詩至於李杜文至於韓
柳天下之所稱開宗者也然李杜以前盧駱沈宋雖稱作
者而不無尚沿齊梁之餘波至少陵一則曰風騷再則曰
陶謝太白亦慨然以大雅不作爲已任是李杜之於詩不
過能復古而已前乎韓柳者燕許稱大手筆然其體制駢
偶去古甚遠至昌黎始能本原三代兩漢力追孟荀遷固
之文而子厚亦云參之穀梁參之孟荀參之莊老國語離
騷太史諸書而後爲文是韓柳之於文亦不過能復古而

已復古以爲詩文而詩文之能事盡天下後世之言詩文者皆範圍焉吾故曰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二十年來制舉業之文凡數變始剽諸子繼填六經繼又傳會諸史近則六朝之丹雘粉澤無不竊焉其作俑者咸自以爲奇創不移時而聲色俱腐讀者嘔噦從之矣此無他惟其不能復古耳毘陵震澤諸先正之文所謂古也得先正之理法氣機而變通生焉所謂復古也董子聖褒起於毘陵其爲文精於理而嚴於法厚於氣而靈於機齋房九莖之芝清廟三歎之瑟神采流渙而音節霏微以方其鄉荆川方山諸公風流彌邵神理一也甚矣聖褒之能復古也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美

今年聖褒舉於鄉其文爲四方所矚吾知後數十年學者之宗師聖褒亦如聖褒之宗師前哲無疑也聖褒爲人澹泊堅靜在貧如客頃過膠城與余數共晨夕汪然不見涯涘吾又以知聖褒之文皆本於聖褒之人也然則以聖褒之文爲能開宗能復古者其猶輕量已夫

州邑文紀序

代

洪都萬侯來蒞吾邑甫踰年邑之管庫清訟獄理徭賦平侯常旅進邑諸生試之其甲等者共以爲宜而其下第者亦默以服久之太倉州大夫去官上人檄侯往攝其事嗒之人惟恐其果攝也婁之人惟恐其不果攝也相與詰難

良久侯竟往攝州事數閱月以返其在婁時治績與其所
以考較諸士者亦如嚳於是侯於聽政之暇彙其州邑試
牘及士子平日所贄之文選而梓之而國門之未懸者名
山之未及藏者皆附見焉刻成郵書屬予爲序予惟婁東
之重於天下久矣三百年來鴻生碩師後先輩望言文於
此邦者譬之粵無罇燕無函非無罇與函也夫人而能爲
罇與函也近則海內通經學古之家皆以婁東爲功首士
或竊其緒論者輒登巍科四方負笈出遊者有不至婁東
而返則慚愧不敢比於人數然則婁東之文震耀鏗錡宜
無所用子之讚述矣獨吾嚳人士素稱朴茂科目差少於

陶菴文集

卷二序

三

旁邑天下之稱壯縣者不屬焉然士之讀書嗜古有師法
者視旁邑亦差過之言古文者率知沂唐宋以進於秦漢
師其意不師其詞其剽削形摹緝拾字句者則曰此非文
也言詩歌者率知沂三唐以進於漢魏以博取爲工以自
然爲至其比擬荒澁造作纖巧者則曰此非詩也父以此
詔子兄以此訓弟子弟推其旨以見於時文大抵雅而澤
華而不靡尊傳注而不失之拘本經史而不失之雜而其
才氣振蹕者則又極其奔詣蘄至乎古之立言者而後止
徒以吾嚳爲天下窮處士子寡交遊遠聲譽故旁邑猥以
嚳爲少文云於戲觀於侯之此選亦可以知邑治之大都

矣予聞先漢循吏首推文翁其治至使人爭欲為學官子弟蜀地之學比於齊魯可謂盛矣然不能如黃次公以郡守入為宰相者以孝文方尚黃老也今朝廷加意作人侯之治績既為天下最而其所以誘進文學者又如此吾知其將來洊膺異數又不但顯書增秩而已也是為序

兩徐子合稿序

壬午

徐蔚生汝馨兄弟以高文篤行稱於邑中而皆出吾友侯雍瞻之門雍瞻之論文也引繩墨別分寸片善不掩微類必指如漢廷老吏平反疑獄國工診疾見垣一方居乎嘗誦言曰凡為文章必使神理骨法達於氣勢蘊澤之間而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夫

後止文無氣色是山無烟雲春無草木也又曰吾之斤斤於二三子者非以為文而已也人能平其心易其氣與聖賢之理相傳而行則為入之道亦不遠矣是二說者余皆躡之邑中少俊遊雍瞻之門者類能推闡師說彬彬焉或或焉讀書削行日有聞矣而兩徐子實為之首雖同遊者多奇士皆自以為不及也昔人作唐詩主客圖每推一人為主則必有數人入室又擇其尤者為上入室今吾黨論人與文者固必以雍瞻為之主而其上入室者則兩徐子也夫雍瞻之人與文其雄於壇坫而重於鼎呂者垂二十二年則遊於其門而入室焉者其人與文之淵源不亦深且

遠哉兩徐子勉之有郭林宗之弘翼風流則必有茅容孟敏爲其徒有韓退之之起衰八代則必有李翱皇甫湜承其後是數子者皆以得所依歸而後傳其可傳之本則必有在矣兩徐子方版行其文屬予一言爲序余於蔚生稱僚婿而汝馨與吾弟偉恭同學又皆以子爲與於斯文者也於是乎言

上谷五子新撰評詞

評詩者以深穩端潤爲上以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爲下惟文亦然唐之能言者二宋之能言者五皆充然粹然不得已而竒生焉爾余往以此告記原記原不狂余言故

陶菴文集

卷二

序

完

其爲文緩急豐約動中精要章止句絕餘思滿衍蓋才高氣竒而能以什一藏千百者視世之求高求竒而卒於不高不竒者相去萬萬矣記原博覽墳籍挾精剔華詩古文皆斐然可觀

柳子之推昌黎曰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裴晉公則譏之曰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余嘗以此論古人之文竒逸者多溢出於理而守法者或不足於竒蓋自班馬已然况其他乎若幾道之於時文則可謂竒矣法矣昔評其文如園林雨過雕葩刷芒又如上帝陰兵截然而下今亦無以易斯言

研德與幾道同齒其好古力學亦相頡頏評研德之文必也清新俊逸乎秋水芙蓉依風獨笑清新之謂也千金駿馬注波驀澗俊逸之謂也昔少陵以此目太白而後世小儒之言以爲少陵輕太白故僅比之庾鮑此囁語耳夫文至於清新俊逸則天下之美盡矣幾道研德所爲詩古文甚雄富今但論其時義如此

雲俱之文吾欲以輕清蔽之或曰雲俱沉思獨往不阡不陌汗瀾卓詭詰曲幽異讀者爲之舌撟而不能下口吐而不能合輕清果足以蔽之乎曰子不見雲之在天乎頃刻百變而不知輕清故也地產之精者莫如金玉瑞者莫如麟鳳然而麟不能爲鳳金不能爲王者輕清不足也是故輕清而後能變化變化而後謂之奇

陶菴文集

卷一

序

單

智舍今世之聖童也八九歲時爲文操筆立就淵然有奇氣可誦今其年僅成童耳於經史無不窺於騷賦古文詞無不學即其制舉業亦屢變而益工矣或曰似成弘名家或曰似漢魏間文字雖予亦不能異也余聞湯義仍先生傳世之文皆十餘齡時所作然竊惟義仍先生古文詞不能遠過其時義今智舍之時義固已突過義仍矣其古學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今之君子胡足以方之

遲社題辭

必俊之應童子科者六人曰朱子旭徐汝馨陳求章建純
兄弟暨吾弟獻臣偉恭也其齒自弱冠至成童其學各宗
一師其人或聚處一室或遙相應和其文瑰富精工清通
秀傑不相蹈襲而能彼此相濟雖所詣不必止此然持此
示人人已服之矣於是諸子各錄其文十篇合爲一集以
代繕書應索者刻成以質於余余告之曰朱子有言文字
有筆力有筆路筆路隨時增益筆力自二十餘已定旨哉
言也子羨夔州之詩頓挫沉鬱東坡海外之文精深華妙
此筆路也誦雲垂海立之篇觀帶餘馬後之句已知其晚
年所造如此矣此筆力也雖然此言乎文爾朝賢而夕佞
惡始而美終人之爲人豈有定也哉諸子勉之母鳳鳴而
鷺翰母孔子讀而儀秦行十年之後質諸是編使人疑其
文之無定而信其行之有定也則善矣

陶菴文集

卷二序

聖

